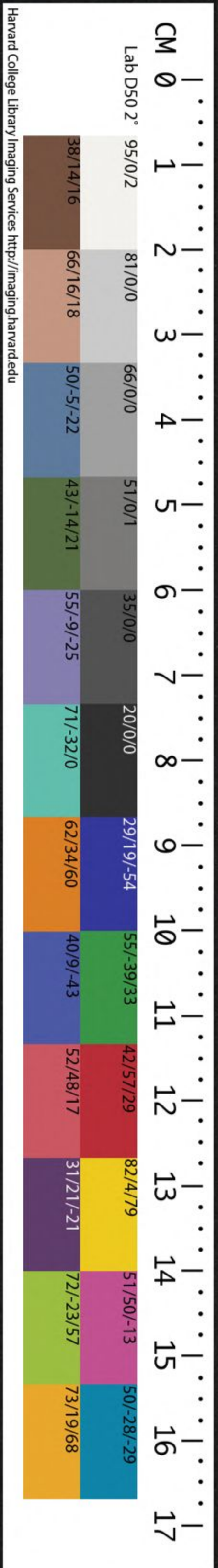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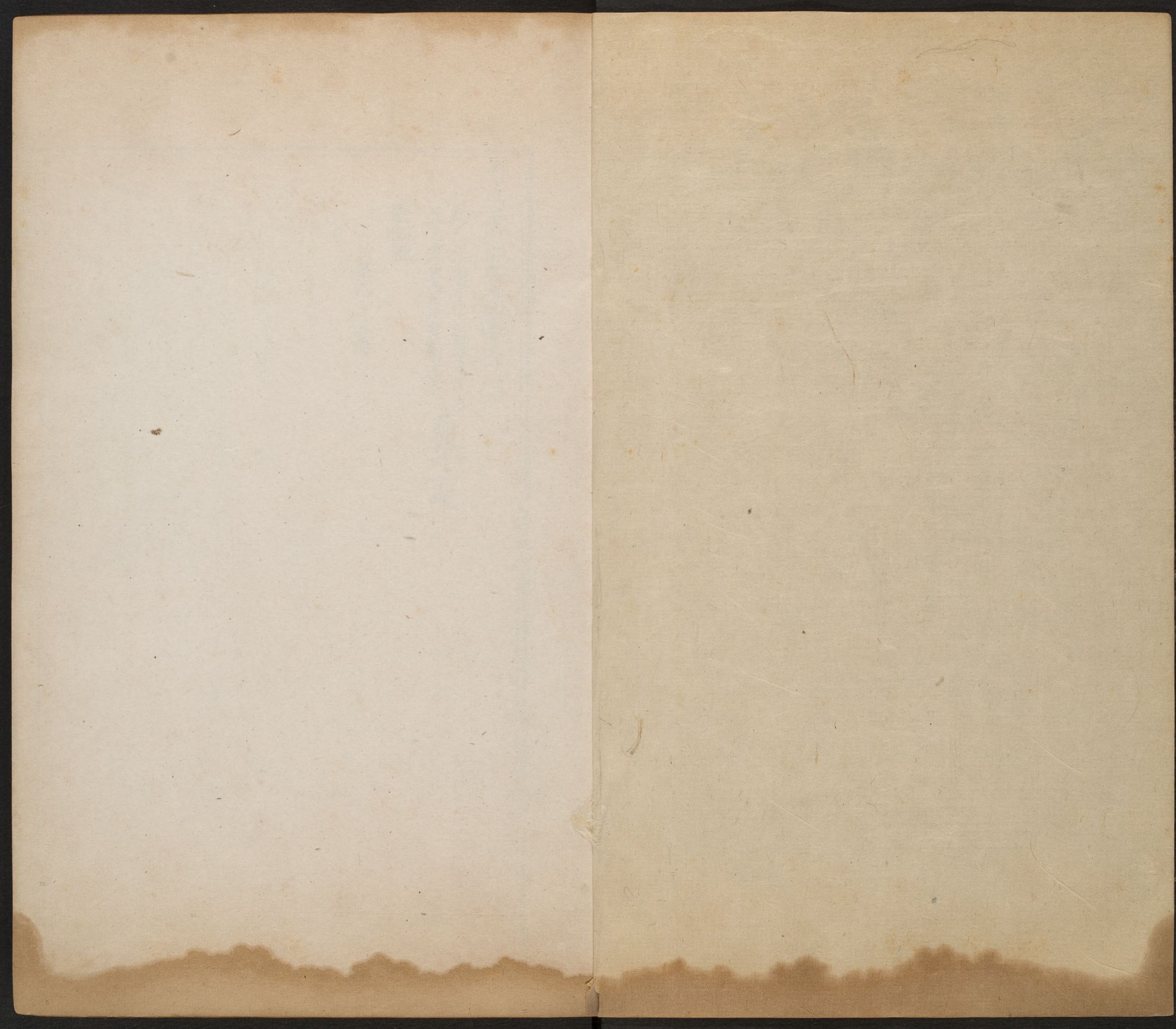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17 1931

61

T Ch L 2458/313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三

起乙酉宋孝宗乾道元年○
止乙丑宋寧宗開禧元年

凡四十二年

表例說

見第八十三卷



宋孝宗

金世宗

西遼

附

乙酉 乾道元年

安定王命大定五年

德

耶律氏普速完權國十二年

夏

夏王李仁

孝天盛十七年

春正月合祀天地於園丘。大赦。改元。召楊存中還。○罷都督府。以存中為寧遠昭慶節度使。又罷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司。

初令諷襲安定王之封。至是令諷以武德

二月。陳康伯卒。

郎換文階

三月。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

大宗正司

魏杞還白金。始正敵國禮。○金館伴張恭

奏令德授

愈以國書稱大宋。勝杞去大字。杞拒之。

定武軍承

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

宣使。襲封

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

安定王。至

拱疎。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金元

七年再見

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

鄧王愔

慰藉甚厚。先是王抃白金師還。得一帥

封四年立

報書。遂赦沿邊被兵州軍。詔畧曰。比遣

為太子。子

王抃。遠抵穎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

為太子。子

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為

挺。至三年

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始

始封

與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遺。新安王吳

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洪适所

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

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

夏六月。王剛中卒。以洪适簽書樞密院事。

○适拜簽書。帝謂錢端禮。虞允文曰。三

省事可與洪适共議。自是東西府始同

班奏事。

秋八月。立鄧王愔為皇太子。大赦。○愔帝

長子也。

虞允文罷。以洪适參知政事。葉顥簽書樞

密院事。

錢端禮罷。○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闕

之甚急。太子愔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

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

相踵拜太

坐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

禮者皆被斥。吏部侍郎陳俊卿言本朝

不以戚屬為相。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

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三

二

宋孝宗

九月以汪澈知樞密院事
冬十二月以洪适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
事兼樞密使汪澈為樞密使葉顥參知
政事

及還鎮兩宮餞宴甚寵入辭德壽宮泣下
上皇亦為之悵然解所佩刀賜之曰異時思朕視此矣璘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
見至三年再
魯公陳康伯
改封二年

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卒贈太師諡文恭寧宗慶元初改諡文正子安節偉節○
康伯幼有學行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康伯有器量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

丙戌 乾道二年

春三月。洪适罷。○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明。以究其所學。會霖雨。适引咎乞免。帝從之。

以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汪澈罷。○澈在樞府。帝密訪人材。澈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無私不欺。爾其自奉清約。賤貴弗渝。

五月。修建康行宮。葉顥罷。以魏杞參知政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芾簽書院事。

秋八月。林安宅免。○以劾葉顥子受金失實。出居筠州。

冬十一月。汰冗兵。寧遠昭慶節度使楊存中卒。

十二月。以葉顥知樞密院事。以葉顥魏杞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蔣芾參知政事。陳俊卿同

同安王楊大定六年

春二月。左丞相僕散忠義卒。○忠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其死力。為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兼仔將相。以功名終。

存中。進封六年。以太師致任。卒。追封和王諡武恭。二子。僕倏。○存中出入宿衛。四十年。忠義勇敢而寡過。大小未嘗大缺。上皇最眷念之。

耶律氏普速完權國

夏 夏主李仁 孝天盛十八年

知樞密院事。○先是帝猶鞠戲。又將遊獵白石。俊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以為戒。後數日入對。帝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遂有是命。

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之。○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宰相兼領三司使。於是詔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

新興王吳

蓋

封五年卒

贈太傅追

封鄭王子

瓌

宋孝宗

金世宗

西遼

附

丁亥 乾道三年

榮公挺

大定七年

耶律氏普速完權國

夏

春二月。出龍大淵為浙東總管。曾覲為福建總管。○大淵覲怙寵擅權。周必大金安節等嘗極論之。多坐斥。至是中書舍人洪邁言於陳俊卿曰。大淵覲言鄭聞見。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俊卿以邁言質於帝。帝怒。遂出二人於外。

太子愔之子也。始封

冬十二月。出蒲察通為肇州防禦使。○通為殿前右衛將軍。主惡其人。出之於外。臨發。賜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因顧謂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又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疎為避忌也。

十四年

夏主李仁孝天盛十九年

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帝從太上皇幸玉津園。○復從幸聚景園。歲以為常。

封三年卒。諡武順。追封信王子。璘。○璘剛勇喜大節。畧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聲亞於玠。璘

占城 王鄒時闢巴之子鄒亞娜立。掠大食國。方物遣使入貢於宋。以宋封爵。為國人所訴。宋却不受。并不議封。

三月。秀王夫人張氏卒。○帝成服於後苑。夏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以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

六月。皇后夏氏崩。○諡曰安恭。秋七月。太子愔卒。○諡曰莊文。攢安恭皇后於修吉寺。

冬十一月。合祀天地於圜丘。雷。葉顒魏杞免。○帝以郊祀而雷出非時。用漢制罷顒杞相。顒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

○璘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眾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帝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漢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璘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於帝。

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眾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帝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漢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璘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於帝。

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初璘病篤。遺表曰。願陛下毋棄四川。毋輕出兵。不及家人事。人稱其忠。

夏主李仁孝天盛十九年

夏主李仁孝天盛十九年

夏主李仁孝天盛十九年

夏主李仁孝天盛十九年

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三

五

宋孝宗

子戊 乾道四年

春二月。以蔣芾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詔芾常朝贊拜不名。芾辭許之。

以王炎簽書樞密院事。

夏五月。行乾道曆。○帝以近世曆學失傳。士大夫無習之者。新曆比舊。特彼善於此。乃不別製名。只以乾道命名。

秋八月。劉珙罷。○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

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琪乞罷。琪忤帝意。遂罷。琪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

冬十月。起復蔣芾為尚書左僕射。以陳俊卿為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芾辭。許之。○芾六月以母喪去位。至是起復之。有密旨欲今歲大舉。芾奏。天時人事未至。帝不悅。

大閱於茅灘。○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畧。命

金世宗

大定八年

西遼主 附

耶律直魯古 天禧元年 夏

年 普速完伏 孝天盛二年 誅直魯古 十年 立先是權

國事普速完與其夫蕭朶魯不之弟朴古只沙里通出朶魯不為東平王而殺之朶魯不之父幹里刺以兵討之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迎仁宗

夷列次子直魯古立之 改元天禧

三司合教為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賚有加。十二月。召建寧布衣魏掞之。以為太學錄。○掞之師胡憲。與朱熹遊。諸司薦其學。行。召赴行在。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為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為要。詔除太學錄。時將釋奠孔子。掞之請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為先。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之。非是。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為台州教授。尋以病卒。聞者惜之。

宋孝宗

金世宗

西遼主附

巳丑 乾道五年

大定九年

耶律直魯古天禧二年

夏

夏主李仁孝天盛二十一年

春正月。措置兩淮屯田。○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之計。仍籍民家三丁取一。以為義兵。農隙聚而教之。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使大兵屯要害之地。待敵至而決戰。民兵各守其城。相為犄角。詔即行之。然竟為眾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二月。以梁克家簽書樞密院事。罷制國用司。

以王炎參知政事。三月。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炎代之。○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故也。

夏五月。帝不視朝。六月。始視朝。○以射弩弦斷傷目故也。陳俊卿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為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於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懼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

以虞允文為樞密使。

秋七月。以曾覲為浙東總管。○先是覲在福建。帝憐欲召之。陳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覲入見。故有是命。

八月甲申朔日食。

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為己任。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為相。亦以人才為急。嘗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宋孝宗

庚寅 乾道六年

夏四月。罷吏部尚書汪應辰。○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鑿石池。以水銀浮金。魚於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應辰力言朕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耶。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為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出知平江府。然水銀實非買應辰家也。

五月。陳俊卿罷。○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為請。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嚮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力求去。遂判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修政攘夷。泛使不可輕遣。

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紹

金世宗

大定十年

夏五月。夏相任得敬。賜其主仁年。

夏五月。夏相任得敬。賜其主仁年。許。○李仁孝上表於主。為得敬求封。主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與焉。不如因而許之。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於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閏月。宋遣使范成大來。○成大密草奏。具言受書式。并求陵寢地。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

西遼主 附

耶律直魯 古天禧三 夏

夏主李仁 孝乾祐元 年

初仁孝之 嗣位也。國 內多亂。任 得敬抗禦 有功。遂居 相位。專政 二十餘年。 陰蓄異志。 誣殺宗親 大臣。其勢 漸逼。仁孝 不能制。是 歲。乃分西 南路及靈 州。囉龐嶺

與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為請成大至金。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起居郎張栻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為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以梁克家參知政事。冬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如金。

慷慨。主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播笏出之。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成大南歸。主復書畧曰。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既云廢祀。欲申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

冬十一月。宋遣使趙雄來賀主生辰。別函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主不許。雄辭歸。主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為爾國葬之。

高麗

地與得敬 自為國。且 上表於金。 為得敬求 封。金不許。 得敬始有 懼心。○秋 仁孝誅得 敬及其黨。 與遣使於 金。奉表稱 謝。

國王王峴 弟翼陽公 皓廢現而 自立。

宋孝宗

金世宗

西遼主

附

卯辛 乾道七年

恭王惇

大定十一年

耶律直魯 古天禧四年

夏

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帝尋諭輔臣封十年。立春正月。禁羣臣相餽獻。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帝作敬天圖。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封慶王十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年加雄武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保寧軍節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云。惟陛下盡度使。進封三月。葬宋靖康帝於鞏洛之原。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魏王。至帝冬十月。遣使如宋。

深然之。二月立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進封慶王。愷為魏王。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已。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為魏王。判寧國府。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於文王。襲封七年。世子須當多置寮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卒。

淳熙七年幸太子宮。主謂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

前後罔非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焯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詔僧道寺觀。毋免稅役。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緣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獨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感悟。命遂寢。

夏四月。詔皇太子領臨安尹。五月。起復劉珙為荆襄宣撫使。珙固辭不起。珙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為先王之

益 太寧王吳 封十年卒 子瑒瑋

遠之海濱。玉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為眾愛。愈為美事。所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三

九

宋孝宗

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為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噤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別奏。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濶畧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荆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

帝納其言。爲寢前詔。

秋七月。加王炎樞密使。

冬十月。金人來聘。○金使烏林答天錫來。

賀生辰。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虞允文。

請帝還內。命知閣門事王抃諭天錫以。

明日會慶節。就見天錫。沮退。

宋孝宗

金世宗

西遼主 附

壬辰 乾道八年

安定王命大定十二年

夏

春二月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以虞允

初令德襲

夏四月右丞相紇石烈志寧卒

耶律直魯古天禧五年

夏主李仁

文梁克家為之並兼樞密使尋又省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之官以左右丞相充其位

封安定郡王乾道七年卒命彭

志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及卒甚悼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也

年

夏主李仁

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宰相陰主張說欲伸前命故出杖知袁州栻在朝僅一年名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宰相近習皆憚之

武德郎令

秋七月罷保安蘭安權場主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

命罷之

王鄒亞娜市馬於宋瓊州境拒

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罷侍御史李衡等四人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說不可執政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帝詔翰林學士王曠草制權給事中姚憲書行而罷四人

文 雍公虞允

冬十二月去金銀坑冶之稅不禁民採

回紇

遣使入貢於金

以曾懷參知政事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朱熹以司馬光資治通鑑做春秋例提綱以光所編作目名謂資治通鑑綱目

文 雍公虞允

命罷之

阻鞞

遣使入貢於金

秋七月以曾覲為武泰節度使罷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帝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為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覲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陸辭帝諭以進取之方期日會河南御正衙酌酒賜之俾即殿門乘馬持節而出都人為榮

文 雍公虞允

命罷之

回紇

遣使入貢於金

封雍國公

至帝淳熙元年再見

長興男周

初以右文

殿修撰提

舉太平興

國宮上念

宗不忘起

知寧國府

乾道七年

魏王愷出

鎮寧國淙

移守婺州

至是復奉

祠致仕卒

追封長興

縣男

高麗

初王皓遣

使求封於

金至是金

主册封皓

為高麗國

王

王

高麗

王

高麗

王

高麗

王

高麗

王

高麗

王

高麗

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三

十一

宋孝宗

金世宗

西遼主 附

癸巳 乾道九年

春正月。王炎王之奇罷。以張說同知樞密院事。沈復鄭聞簽書院事。

夏五月。壬辰。朔。日食。冬十月。梁克家罷。○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幸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至是以議金使朝見受書儀。朝廷欲移文泗州。示金生辰使完顏襄使正其禮。克家以為不可。與張說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既而金使果不從。

以曾懷為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復同知院事。

十一月。合祀天地於園丘。大赦。改明年為淳熙元年。

十二月。沈復罷。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

榮公挺

大定十三年

封七年卒。夏五月。禁女直人譯為漢姓。贈武當軍。秋七月。復以會寧府為上京。節度使。追封豫國公。

耶律直魯古天禧六年

夏主李仁孝乾祐四年

交趾

王李天祚遣使入貢於宋。

甲午

淳熙元年

春二月。少保四川宣撫使雍公虞允文卒。

○命鄭聞代為宣撫。

夏四月。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簽書樞密院事。六月。憲罷。以衡代之。

曾懷罷。秋七月。復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八月。張說免。○帝廉知其欺罔也。

以楊俛簽書樞密院事。

冬十月。鄭聞卒。

十一月。甲申。朔。日食。

以龔茂良參知政事。

楊俛罷。

曾懷罷。以葉衡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衡有才智。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人謂出於曾覲。

十二月。以李彥穎簽書樞密院事。以沈復為四川宣撫使。

雍公虞允文 大定十四年

文 封三年卒。

諡忠肅子公亮公著。

杭孫允文磊落有大志。言動有則度。早以文學致身。臺閣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忠勤無二。○史臣曰。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乎此。

耶律直魯古天禧七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五年

交趾

王李天祚入貢於宋。詔賜國名安南。進封天祚為安南國王。

占城

王鄒亞娜遣使入貢於宋。

宋孝宗

未乙 淳熙二年

夏四月。宴輔臣於玉津園。○帝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為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為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為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六月。以沈夏同知樞密院事。罷四川宣撫司。

秋八月。以左司諫湯邦彥為金國申議使。九月。葉衡罷。○帝謂執政。選使求河南陵寢地。葉衡奏。邦彥有口辨。宜使。邦彥請對。問所以。遺知薦出於衡。恨之。因奏。衡對客有訕上語。帝大怒。罷衡。沈夏罷。

金世宗

大定十五年

秋九月。高麗將趙位罷。以四十年餘城來附。主不受。○主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為虐。執其使付高麗。

西遼主

耶律直魯古天禧八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六年

安南

是年國王李天祚拜宋賜安南國王印

高麗

西京留守趙位罷。以慈悲嶺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叛。附於金。

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國公。閏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王淮簽書樞密院事。

執位罷。使者付本國。位罷伏誅。

宋孝宗

丙申 淳熙三年

春三月丙午朔日食。
 夏六月召朱熹為秘書郎。不至。先是陳俊卿劉琪薦熹為樞密院編修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命主管台州崇道觀。至是龔茂良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至。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遂改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史浩復薦熹知南康軍。再辭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間詣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湯邦彥有罪流新州。○邦彥至金。金人拒。不納。旬餘乃引見。夾道之士皆控弦露刃。邦彥怖不能措一辭而還。帝怒其無狀。詔流新州。自是陵寢之議遂息。

金世宗

大定十六年

夏四月。始命京府設學。養士。○翰林學士徒單子溫進所譯史記西漢書。員觀政。要白氏策林。主命頒行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官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

西遼主 附

耶律直魯 古大禧九年

夏 夏主李仁 孝乾祐七年

安南

王李天祚 卒子龍翰 嗣位

占城

王鄒亞娜 歸所掠宋 生口八十 三人以求 通商。宋不 許。

秋八月。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雄簽書院事。

冬十月。立貴妃謝氏為皇后。○后。丹陽人。幼孤。鞠於翟氏。因冒姓翟。及長。被選入宮。侍太上皇后。后以賜帝。累冊貴妃。夏后崩。中宮虛位。妃侍帝過德壽宮。太上諭帝立之。復姓謝氏。

罷鬻爵。○詔曰：鬻爵非古也。夫理財有道。樽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飢。有裕於眾。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

宋孝宗

金世宗

西遼主

附

丁酉 淳熙四年

春二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
夏六月。罷龔茂良。放之英州。○自葉衡罷。茂良行相事。會帝思史浩。自明州召為醴泉觀使。兼侍講。茂良亦覺眷衰。去。帝曰。朕以經筵召浩。卿不須疑。既而曾覲欲以文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覲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光祖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帝諭覲往謝。茂良取光祖於臨安府撻之。御札宣問。施行太遠。茂良待罪。帝遣使諭復位。會覲黨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帝怒。罷光朝。光朝與茂良同里。茂良遂引疾求去。出知建康。茂良猶手疏恢復六事。帝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廓然因

永公史浩大定十七年

以少保觀春正月。高麗遣使入貢。○謝不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封永國公。至十年再見。

納叛也。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
二月。葬宋遼宗室於河南廣寧舊陵。

耶律直魯古天禧十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八年

是歲。仁孝獻本國所造百頭帳於金。

安南

王李龍翰。宋授以靜海軍節度使。封安南國王。

高麗

遣使致貢於金。

劾之。遂責降英州。安置父子卒於貶所。

以王淮參知政事。

秋七月。罷王雲從祀孔子。

九月。丁酉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趙雄同知樞密院事。

宋孝宗

金世宗

西遼主附

戊戌淳熙五年

英公擴

大定十八年

耶律直魯古天禧十一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九年

安南

王李龍翰貢方物於宋上表謝封爵

三佛齊

國王悉利麻霞囉陀遣使貢方物於宋詔免赴闕館於泉州

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而別為洛學飾惟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偽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

三月李彥穎罷

以史浩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王淮知樞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帝謂浩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

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時曾觀王抃甘昇三人盤結擅政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關人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

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競抃之門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

以范成大參知政事六月罷

以錢良臣簽書樞密院事

秋七月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顯忠卒○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符離之役又為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帝嘗奇其狀貌魁偉命繪像閣下卒諡忠襄冬十一月史浩罷以趙雄為右丞相王淮為樞密使錢良臣參知政事

宋孝宗

金世宗

西遼主 附

巳
淳熙六年

大定十九年

耶律直魯
古天禧十
二年

夏
夏主李仁
孝乾祐十
年

夏早。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其畧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知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與之愈眾。

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宋孝宗

庚子 淳熙七年

春二月。魏王愷卒。

右文殿修撰張栻卒。○栻病且死。猶手疏以永興成

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德軍節度

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及卒。帝使卒諡惠

嗟歎不已。朱熹與黃幹書曰。吾道益孤。憲二子。櫛

矣。栻學悟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柄柄尋封

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嘉國公

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

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

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為人表裏。嗣封二十

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三年。卒贈

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太傅。追封

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安王。

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

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

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

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

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栻聞道

金世宗

魏王愷 大定二十年

進封十年

以永興成

德軍節度

使卒諡惠

憲二子。櫛

柄柄尋封

嘉國公

濮王士輅

嗣封二十

三年。卒贈

太傅。追封

安王。

安定王子

棟

初令擡襲

西遼主 附

耶律直魯

古天禧十

三年

夏

夏主李仁

孝乾祐十

一年

甚蚤。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

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

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

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也。有為而為。則皆

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夏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廓然簽書

樞密院事。○必大為翰林學士。幾六年。

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

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固當

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

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

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

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

雖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欺蔽。帝

深然之。

冬十二月。資政殿學士致仕胡銓卒。○諡

忠簡。

宋孝宗

金世宗

西遼主 附

辛丑 淳熙八年

安定王子大定二十一年

耶律直魯 古天禧十

春正月詔罷內侍兼兵職。○時擬以德壽宮提舉陳源帶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以為不當。帝諭宰執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進呈太上，亦以為然。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守，永為定制。

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祖謙，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始居婺州。其學本之家庭，有中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下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為後世法。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春正月，追廢亮為庶人。○討其名等路，猛安謀克戶之民，往往驕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時取租而已。富家盡服純綺，酒食遊宴，貧者爭慕效之。欲望家給人足難矣。更當委官閱實戶數，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贍者，方許佃於人。仍禁其農時飲酒。又曰：奚人六猛安已徙居咸平，臨潢、泰州其地肥沃，且精勤農務，各安其居。女直人徙居奚地者，聞皆自耕，歲用亦足。彼地肥美，異於他處，惟附都民以水害稼者，賑之。其惰農飲酒，勸農謀克及都

四年

夏 主李仁 孝乾祐十二年

八月趙雄罷。○雄自四川幕官，陳恢復之策，為帝所奇。不數年致位右相。每進見，必言二帝在沙漠，及帝眷衰，有言雄多私里黨者，帝疑之。會陳峴帥四川，命從中出，雄遂求去，乃出知瀘州。以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八人。

管各以等第科罪

九月錢良臣罷。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冬十二月，下熹社倉法於諸路。○浙東大饑，王淮薦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已糶集。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為政。帝謂王

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三

九

宋孝宗

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西遼主附

壬寅 淳熙九年

夏六月。謝廓然卒。
秋七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
九月。以王淮梁克家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以朱熹為江西提刑。熹辭不拜。○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婣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乞奉祠。

安定王子大定二十二年

步

初子棟襲

安定王子

棟卒。子彤襲封。

榮陽王伯圭

帝同母兄

始封。至光宗紹熙元年再見。

儀公梁克家

以右丞相封。至十四年再見。

耶律直魯古天禧十五年

夏

夏主李仁孝乾祐十三年

安南

王李龍翰貢方物於宋

宋孝宗

金世宗

西遼主 附

癸卯 淳熙十年

魏公史浩大定二十三年

春正月以施師點簽書樞密院事

封永國公 七年以少

李彥穎罷

以黃洽為御史中丞

○洽為中丞盡言無傳奉祠請

隱然所論列未嘗攬撫細故嘗奏云因老加太保

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致仕改封

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

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

二月內侍陳源有罪竄郴州○源提舉德

壽宮恃恩專恣其厮役亦補官帝聞而

惡之乃竄郴州籍其家以進德壽宮

夏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王淮

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乃以大

府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

曰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

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

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

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已獨能之夷考

其所為則又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

耶律直魯 夏

古天禧十 六年

夏主李仁 孝乾祐十 四年

其偽者耶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弊
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
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後直學士院尤
袤以程氏之學為賈所攻言於帝曰道
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
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
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
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
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
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
俱無得出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
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
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為姦真偽
相亂

秋八月以施師點黃洽參知政事
冬十一月壬戌朔日食

宋孝宗

金世宗

西遼主 附

甲辰 淳熙十一年

夏六月以周必大為樞密使

溫公李燾大定二十四年

以敷文閣春二月主如會寧○主將如會寧諭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主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太子乃受守國寶

耶律直魯古天禧十七年

夏主李仁孝乾祐十五年

溫國公。子。屋。奎。塾。壁。皇。○。燾。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檜。尚。當。路。檜。死。始。聞。於。朝。暨。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無。嗜。

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通鑑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葉適以為春秋以後。纔有此書。

宋孝宗

金世宗

西遼主 附

乙巳 淳熙十二年

春二月。禁胡服蕃樂。

平陽王擴。大定二十五年

封英國公。夏四月。主還燕。○主曲赦會寧府。放免租稅。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遂宴宗室。婦於皇武殿。賜官賞。賚有差。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主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自為汝等歌之。其詞道王業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歌畢泣下。羣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主復續調。至一鼓乃罷。明日發上京。宗室戚屬奉辭。主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

耶律直魯 古天禧十 八年

夏 主李仁 孝乾祐十 六年

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怠祖宗艱難。因泣下數行。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主遂行。

宋孝宗

金世宗

西遼主 附

丙午 淳熙十三年

魏公陳俊 大定二十六年

夏五月。宴講臣於秘書省。○以進讀陸贄

卿 以少保判

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

建康府。八

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

上章告老。

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

以少師魏

者。但作詩歌。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

國公致仕

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

卒。贈太保

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

諡。正獻子

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耶。投機之會

○俊卿

間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

勿莊重。不

事。以德宗為戒。

邪正面示

賜處士郭雍號頤正先生。○雍之先洛陽

矣言笑。孝

人父忠孝。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

友。忠敬。得

生。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乾道中

於天資。平

守。臣薦於朝。召不起。帝稔其賢。每對輔

居。恂恂若

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

不能言。立

至是。賜號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

朝。則正色

問。雍所欲言。備錄來上。時雍年八十三

危。論分別

矣。

權勢無顧

秋閏七月。以畱正簽書樞密院事。○正在

避。凡所奏

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篋而已。人

請。關治亂

服其清。

安危之大

八月。日月五星聚軫。

者。雅善汪

冬十一月。梁克家罷。

應辰。李燾

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卒也。熹不遠千里。來哭之。

耶律直魯 古天禧十

夏 夏主李仁 孝乾祐十

七年

宋孝宗

金世宗

西遼主附

丁未 淳熙十四年

崇公不怠 大定二十七年

耶律直魯 古天禧二

夏

春二月以周必大為右丞相。施師點知樞

密院事。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必大

十二月。禁女直人學南人衣

飾。主嘗謂從官曰。女直舊

風最為純直。汝等當習學之

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

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

士圃之子也。初補保

義郎。高宗

節。勿妄費。至是禁女直不

得學南人衣飾。

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

秋八月。以雷正參知政事。

九月。太上皇有疾。冬十月。帝罷朝侍疾。赦

太上皇崩。遺誥。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

七年。登第

致喪三年。太上皇崩。帝號痛擗踊。踰

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

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

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

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

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自我作

崇國公。古何害。於是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

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

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至

遭父北遷

十二月辛丑。禪祭。百官釋服。復三上表。

每思慕涕

泣。長力學

母止之。答

曰。君父讐

未報。非敢

志富貴也。

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重以苗劉羣

盜之亂。權宜立國。其始惑於汪黃。其

入仕。法當

超兩秩。請

回授其母

有志之士。為之扼腕切齒。帝方偷安

高宗嘉其

忍恥。匿怨。忘親。卒不免於來世之誚。

悲夫。

遣使如金。以上皇崩。遣韋璞如金告哀。

復遣顏師魯致太上遺雷物於金。

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帝始以白

布巾袍。視事於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

則衰絰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

重權。不怠

於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大

請復置安

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

撫司相維

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

而治。其論

請御殿聽政。不許。

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

文。則有餘。以之撥亂反正。則非其才

也。然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

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

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重以苗劉羣

盜之亂。權宜立國。其始惑於汪黃。其

終制於姦桀。趙鼎張浚相繼竄斥。岳

飛父子。竟死於大功垂成之秋。一時

有志之士。為之扼腕切齒。帝方偷安

忍恥。匿怨。忘親。卒不免於來世之誚。

悲夫。

遣使如金。以上皇崩。遣韋璞如金告哀。

復遣顏師魯致太上遺雷物於金。

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帝始以白

布巾袍。視事於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

則衰絰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

重權。不怠

於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大

請復置安

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

撫司相維

薄。一付眾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視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

王抃不宜
揀選諸路
軍。王友直
不可為副
都指揮使。
尤人所難
言者。遇大
早。一日上
九疏。勸上
求直言。通
下情。退而
燔其藁。時
布衣上書。
狂悖多抵
罪。不意謂
太上皇帝
不罪言者。
此宜書之。
御座右。帝
悚然可之。

既嘉其忠
諒。每宴禁
中。帝飲之
酒。顧謂皇
太子曰。此
賢宗室也。
一日坐待
漏院。有給
事中白英
國公借擊
毬馬。不意
正色曰。上
惟一皇孫。
萬一馬驚
墮。斬汝輩
無益也。馬
竟不可得。
所敬者。朱
熹。張栻。栻
死。為請諡。

又請用煮其好尚如此

儀公梁克家

封六年卒。贈少師諡文靖。○克家風度峻整。忠於謀國。為文渾厚。明白成一家言。辭命尤溫雅。

戊申 淳熙十五年

恩平王璩 大定二十八年

春正月。復置補闕拾遺官。○未幾左補闕薛叔似等劾王淮。帝曰。卿等官以補闕拾遺為名。專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

封四十四年卒。追封信王。

濟公周必大

施師黜罷。以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

二月。金遣使來弔祭。

三月。葬高宗皇帝於永思陵。○洪邁請廟號世祖。尤表言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祖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

以為山陵使。以明堂加恩。封濟國公。明年再見。

夏四月。祔高宗主於太廟。○下詔曰。朕比

下令。欲衰經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考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春正月。宋遣使來告哀。且致其太上所遺雷物。主以其中玉器五。玻璃器三十。及弓劍之屬。命歸報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所不忍也。遣使如宋弔祭。宋遣其左司郎中京鐘來報謝。鐘以國喪。請免宴徹樂。郊勞使康元弼不從。鐘不就席。排闥而出。主特命免樂。以禮遣還。夏五月。建女直大學。

耶律直魯古天禧二十一年

夏主李仁孝乾祐十一年

宋孝宗

五月王淮罷。○淮為相能盡心事上。唯以唐仲友故為道學之禁。毒痛善類。論者譏之。

六月以朱熹為兵部郎官。未上而罷。貶侍郎林栗知泉州。○王淮罷。周必大薦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中。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耶。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闕。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此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時曾覲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才。

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望將熹停罷。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又覲為道學之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今栗襲王淮鄭丙陳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俾良善受禍。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以扶善類。以慰公言。疏入不報。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

宋孝宗

金世宗

西遼主附

劾栗喜同惡異妄指學者為黨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秋七月恩平王璩卒。八月甲申朔日食。冬十二月以朱熹為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熹既歸投醮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億精勞心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說書熹力辭乃以秘閣修撰奉祠。

巳酉 淳熙十六年

嘉王擴

大定二十九年

耶律直魯古天禧二十二年

夏

春正月黃洽罷

進封平陽王五年光宗立又進

春正月主祖孫璟立○太子允恭先卒以孫原王麻達葛判大興尹又以為右丞相更名璟使親見朝廷議論習知政事之體至是即位追號主曰世宗允恭曰顯宗母徒單氏為太后○世宗在諸帝中最高為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至於佛法尤所不信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為德然賞罰不濫即是寬政又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肯盡言何也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

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王藺參知政事葛邲同知樞密院事○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為意而進必大為首相

許公柄

魏王愷次子為右子牛衛大將軍孝宗將內禪升耀州觀察使封嘉國公光宗即位

蕭燧罷

二月辛酉朔日食

軍孝宗將

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壽皇聖帝皇后為壽成皇后皇太后為壽聖皇太后大赦○先是更德壽宮為重華宮皇太后徙居慈福宮帝傳位太子遂素服退居重華宮

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壽皇聖帝皇后為壽成皇后皇太后為壽聖皇太后大赦○先是更德壽宮為重華宮皇太后徙居慈福宮帝傳位太子遂素服退居重華宮

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進封許國公至光宗

光宗即位

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進封許國公至光宗

光宗即位

光宗即位

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進封許國公至光宗

光宗即位

光宗即位

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進封許國公至光宗

光宗即位

光宗即位

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進封許國公至光宗

光宗即位

光宗即位

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進封許國公至光宗

光宗即位

光宗即位

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進封許國公至光宗

光宗即位

光宗即位

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三

三

夏主李仁孝乾祐二十年仁孝表請於金復置蘭州保安綏德權場如舊并乞使人入界相易用物金詔曰保安蘭州地無絲泉惟綏德建關市以通貨財使副往來聽留都亭貿易

宋孝宗

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生嘉王，擴性妬悍，至是立為后。三月，廢補闕拾遺官。○御史中丞謝諤論其不可廢，不聽。自是近臣罕進言者。夏五月，以王藺知樞密院事。周必大罷。○初，何澹與必大厚，為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為諫議大夫，首上疏攻必大，罷之。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知閤門事姜特立有罪，免。冬十一月，詔改明年為紹熙元年。

紹熙五年再見。

衛公趙雄

以寧武軍節度使封

衛國公。至光宗紹熙元年再見。

益公周必

大

封濟國公

二年。孝宗

將內禪，必

大草詔拜

左丞相，進

封許國公。

光宗即位，

拜少保，進

金世宗

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六七十人。國人號稱小堯舜。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於口。而羣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封益國公。至光宗紹熙三年再見。

宋光宗

金章宗

西遼主附

庚戌

光宗皇帝紹熙元年

秀王伯圭章宗明昌元年

諱惇。孝宗第三子。在位五年。壽五十四。

諱璟。世宗孫。太子允恭子。

古天禧二年

夏

春正月朔。帝朝壽皇於重華宮。

封榮陽王

立父秀王

伯圭嗣王

至寧宗嘉

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譏議道學者。○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

潮州秀園

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

子偁廟以

泰二年再

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

見

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

至寧宗嘉

泰二年再

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

益川公趙

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

見

安南

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

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

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

封衛國公

二年坐所

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克得志。絕

舉以賄敗

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

降封益川

郡公削食

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

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

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

邑一千戶

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

至四年再

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

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推

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

亦曰憤懣。而然。臣欲息將來之禍。不憚

反覆以陳。庶幾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

主。使是非邪正。由此而別。道學之譏。由

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則生靈之

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為禍無

窮。帝下其章。讀者至流涕。由是道學之

譏少沮。

夏四月。以伯圭嗣秀王。

秋七月。以留正為左丞相。王藺為樞密使。

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

冬十二月。王藺罷。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

晉臣參知政事。

宋光宗

金章宗

西遼主

附

辛亥 紹熙二年

安定王子明昌二年

耶律直魯古天禧二

夏

夏主李仁

孝乾祐二

十二年

廂官吳明

契等殺金

邊將阿魯

帶

冬十一月帝有事於太廟。后殺貴妃黃氏。翌日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搆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觀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安親生也。何為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觀宮人。手白悅之。他日遣人送食合於帝。啟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

申公留正

時帝不豫

外議洵洵

正與同列

間至福寧

殿奏事處

分得宜人

情以安以

左丞相進

封申國公

明年再見

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宋光宗

金章宗

西遼主

附

子王 紹熙三年

安定王子明昌三年

耶律直魯古天禧二

夏

春三月帝疾瘳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

初子彤嗣

夏主李仁

孝乾祐二

○帝自有疾重華温清之禮以及誕辰

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

以金詔索

殺阿魯帶

浸清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

子彤卒子

明契等

者乃殺

為請者甚眾至有叩頭引裾號泣而諫

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

行都人始以為憂

五年再見

夏四月以丘密為四川制置使○初畱正

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

大

益公周必

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

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

改封益國

公四年坐

侍郎丘密往密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

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

所舉官以

賄敗降封

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

尋復益國

公爵至寧

六月以陳騫同知樞密院事○騫疏三十

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

宗嘉泰四

年再見

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

不時則精神昏賜予不節則財用竭皆

切於時病

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畱正率百

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點給事

封申國公

二年壽皇

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尚書

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

聖政成進

少保收封

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

帝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

衛國公明

年再見

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

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推恩使臣鄧從訓等一百

八十人

后歸謁家廟○推恩使臣鄧從訓等一百

是歲諸路大水

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三

三

宋光宗

金章宗

西遼主 附

癸丑 紹熙四年

春三月以葛邲為右丞相陳騏參知政事

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

○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

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

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

當制學士申論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

拜命

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才氣

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

就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之

永康益力學著書嘗圖視錢塘曰城可

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耳淳熙中更名

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

蹕之所壽皇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厲

羣臣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覲聞而欲

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覲不悅大臣亦

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待命十日再詣闕

上書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曰吾欲為

雄 益川公趙明昌四年

降封四年

卒贈少師

至寧宗嘉

定二年追

諡文定

魯公雷正

收封衛國

公二年以

冬至上壽

聖太后尊

號冊寶正

為儀禮使

禮成拜少

傅收封魯

國公至寧

宗嘉泰元

春三月以胥持國參知政事○

初設經童科持國以經童入

仕為太子祇應司令主在東

宮識之及即位遂大用持國

為人柔佞有智術時李妃得

幸持國知主好色陰以秘術

干之又多遺賂左右妃亦自

嫌門地寒薄欲藉外廷為重

乃數稱譽持國由是主信任

之持國與妃表裏擅政士之

好利踈進者爭趨其門四方

為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為

妃惡其卑賤庸鄙也翰林應

奉文字趙秉文上書論之主

召問秉文言頗差異命知大

興府事內族膏鞠之秉文遂

引同議者修撰王庭筠等五

人皆下獄被斥然秉文詩文

耶律直魯 古天禧二

十六年

夏主李仁

孝乾祐二

十四年

冬仁孝卒

子純佑立

○仁孝在

位五十五

年始建學

校於國中

立小學於

禁中親為

訓導尊孔

子為文宣

帝然權臣

擅國兵政

衰弱純佑

既立號仁

孝曰孝宗

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

即渡江歸厲志讀書所學益博至是策

進士帝得其策大喜擢為第一授簽書

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卒

利州安撫使吳挺卒丘密使總領財賦楊

輔等權總其軍○密命總領財賦楊輔

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以

殺吳氏之權朝廷尋以興州都統制張

詔代挺

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雷正乞罷相不

許六月正出城待罪○帝念特立不已

召之雷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

罷不報乃待罪六和塔而上疏切諫於

是著作郎沈有開等上疏乞寢特立召

命不報正因乞歸田里亦不許

胡晉臣卒○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雷

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温

清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

倖消朋黨啟沃剴切彌縫縝密人無知

年再見

精絕與楊雲翼齊名時號為

楊越後為翰林學士而卒雲

翼忠厚善屬文仕至禮部尚

書庭筠博學和易尤工文且

善字畫名重於時

秋八月主釋奠孔子廟○北面

再拜

宋光宗

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

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冬十一月。始朝。○帝制於后。久不朝重華宮。會重陽節。羣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草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趣進。引帝裾請母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傅良下殿徑行。詔收秘閣修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

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太學生汪安仁等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彥逾復力諫。帝始往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言語。以生疑惑。不報。名留正赴都堂視事。復命姜特立還浙東。○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遣左司徐誼喻旨。乃復入。十二月。以朱熹知潭州。○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宋光宗

甲寅 紹熙五年

春正月。壽皇有疾。

葛邲罷。邲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士論。惟恐其人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

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自壽皇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宮。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鬢。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昃。帝復辭以疾。臺

徐公柄

進封許國公六年。改封徐國公。

至寧宗慶元二年再見。

魏公史浩

改封十二年卒。追封會稽郡王。

賜諡文惠。

金章宗

明昌五年

春正月。購求遺書。

秋九月。遣使如宋弔祭。閏十月。遣使如宋賀即位。

西遼主 附

耶律直魯古天禧二

十七年

夏主李純祐天慶元年

安南

王李龍翰聞宋帝即位。遣使入貢。宋帝賜幣。以衣帶器幣。

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

五月。壽皇疾大漸。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

○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勅。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

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

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對。帝令知閣門事

韓侂胄傳旨云。宰相並出。正等俱出。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請自

往宣入城。於是正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名羅點入對。點言。壽皇止有一子。

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

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

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請壽聖

皇太后代行喪禮。○壽皇崩之夕。重華

宮內侍計於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

惑。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

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賜焉。

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諡忠

定。子彌大。彌正。彌遠。

彌堅。○浩喜薦人才。

嘗擬陳之。茂進職與

郡上知之。茂嘗毀浩

日。卿豈以德報怨耶。

浩曰。臣不知有怨。若

以為怨。而

以德報之。

宋光宗

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是有心也。至日。昃不出。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莫濟狀王發喪。將成服。畱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十朋行事。珺請壽聖皇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稱首。即位之初。銳意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為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隣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寢異於前日。故金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蓋

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其寬厚類此。

忌帝之將有為也。天厭兵革。欲休生民。故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乎。

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

秋七月。畱正請建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

○葉適言於畱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伴仆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

宋光宗

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逃去。

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者。乃遣知閣門事韓侂胄。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遂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乃亦去乎。禮曰。知院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

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騏。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昌朝密製黃袍。翼日禪祭。羣臣入。嘉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

宋光宗

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眾扶皇子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尋詔即以寢殿為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為后。

大赦。

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名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

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正既去。及帝即位。以為大行攢宮總護使。入謝。復出城。太皇太后命速宣押趙汝愚復以為請。帝手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

議正棄國之罪。乃徙叔椿為吏部侍郎。而正復相。

詔求直言。

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為樞密使。○留正至。汝愚乞免兼參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為樞密使。以陳騭知樞密院事。羅點簽書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

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武康節度使。知閣門事。韓侂胄汝州防禦使。○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缺望。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外補。

宋光宗

貶內侍陳源等十人。○侍御史章穎論源及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詔皆改官斥外。

八月。名朱熹。至。以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先是黃裳為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為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尙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

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為陛下憂之。尤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克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隱之誠。克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理。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

增置講讀官。○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為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改正缺失。晚講官賜坐以講。

內批罷左丞相留正。○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攢宮不合。侂胄因間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

以趙汝愚為右丞相。九月。羅點卒。○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

宋光宗

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
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
以京鏜簽書樞密院事。○初，帝欲京鏜帥
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
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
自助。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
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韓侂
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閣門事劉敞亦
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侂胄問計。敞
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敞
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
拜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
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
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
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
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
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出
護使客不果。熹復疏白汝愚當以厚賞
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

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
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
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
假御筆逐諫臣，使不得效一言，非國之
利也。固辭奉祠歸養。

詔議祧廟。○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

之制。孫逢吉曾二復請並祧僖宣二祖。
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
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
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
以世數寔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
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
舊。趙汝愚不以復祀僖祖為然。尚書鄭
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
為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
子孫之夾室。又擬為廟制，以為物豈有
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而毀撤僖宣
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

閏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
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

宋光宗

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上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侂胄大怒。使優人幾冠濶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去。不許。越一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等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矣。

詔改明年為慶元元年。

十一月。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初詔

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覬覦節鉞。意不滿。力辭乃止。遷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先是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朱熹在講筵。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熹言也。

葬孝宗皇帝於永阜陵。

十二月。內批罷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進韓侂胄一官。○侂胄權勢日重。龜年

宋光宗

疏奏其姦且云陛下逐朱熹太暴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騤進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官觀給事中林大中等繳奏以為非是不聽由是侂胄愈橫

陳騤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工部尚書趙彥逾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

亦疑汝愚矣

宋寧宗

乙卯 寧宗皇帝慶元元年

安定王子明昌六年

金章宗

西遼主 附

耶律直魯 古天禧二 十八年

夏主李純 祐天慶二 年

木波

入貢於金

諱擴。光宗第二子。在位三十年。壽五十七。

春正月。白虹貫日。以李沐為右正言。二月。

罷右丞相趙汝愚。○韓侂胄欲逐汝愚。

謀於京鏗。鏗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

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

李沐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

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位。汝愚遂以

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謝深甫等復

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

書殿降名。帥潘重寄。乞令奉祠。請咎。命

提舉洞霄宮。兵部侍郎章穎侍經。韓帝

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

漫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

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

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國子祭

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憾。中外洶洶。兩

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

初子濤嗣

安定王爵

光宗紹熙

五年卒。至

是子恭以

忠翊郎授

利州觀察

使。襲封安

定郡王。至

六年再見

冬十一月。平章政事完顏守貞

罷。○守貞剛忠明亮。通習典

故。凡論對必傳經義。時有國

七十年。禮樂刑政多因舊制。

主欲更定修正。為一代法。其

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

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好接引

善類。以列朝廷。為胥持國所

忌。罷去。

殲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

以登九五。助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

地。乃卒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知

臨安府徐誼。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

胄之姦。侂胄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

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為黨。皆斥

之。

三月丙戌朔。日食。

夏四月。安置太府寺丞呂祖儉於韶州。○

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

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語

定。贈太師。

侵韓侂胄。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

安置中書舍人鄧駟。繳奏祖儉不當貶。

不從。樓鑰因進讀論及之。侂胄語人曰。

追封沂國。公理宗朝。

復有論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眾乃不

敢言。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

周王子九

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

人崇憲其

益重。侂胄始改送吉州。祖儉嘗曰。因世

周王汝愚

以右丞相

責永州安

置尋卒。未

幾復資政

殿學士。贈

少保韓侂

胄誅。盡復

元官。謚忠

定。贈太師。

追封沂國

公理宗朝。

追封福王。

公理宗朝。

追封福王。

追封福王。

追封福王。

追封福王。

追封福王。

追封福王。

追封福王。

宋寧宗

吉州

以余端禮為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鏗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院事。

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

流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宏中與周端

凡平昔所

朝等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

聞於師友

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為父

如張栻朱

老。權呼蒙蔽天聽。陛下獨不念去歲之

熹呂祖謙

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

汪應辰王

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

十朋胡銓

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

李燾林光

掾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

朝之言。欲

安安。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

次第行之

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六館之士。拂

未果而罷

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

政汝愚聚

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

族而居。門

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

內三千指

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

所得稟給

耶。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

悉分與之

非黨。灼李沐之回邪。鼠沐以謝天下。還

菜羹蔬食

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

恩意均洽

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

人無間言。

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偽。遂

自奉養甚

罷國子司業汪逵等。○自程顥程頤傳

薄為郎時

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

大冬衣布

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致知力行。其

裘至為相

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

亦然。初汝

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

愚嘗夢孝

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

宗授以湯

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

鼎背負白

斥逐。或又為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

龍升天後

當名曰偽學。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

翼嘉王以

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

素服即位

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

蓋其驗也

如市人所不為。在與王之所必斥也。昔

讒者遂以

孝宗銳意恢復。首務核寔。凡言行相違

為罪云

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

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

是博士孫元卿等皆罷。汪逵入劄子辨

之德秀以逵為狂言。亦被斥。中丞何澹

急欲執政。亦上疏言專門之學流而為

宋寧宗

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子。不必自相標榜。詔榜於朝堂。既而吏部郎官麋師旦復請考核真偽。被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模者。推論太極圖。亦被賞擢。澹復上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加韓侂胄保寧節度使。

冬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於永州。汝愚至衡州暴卒。○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

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鞏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冤之。

宋寧宗

金章宗

西遼主 附

丙辰 慶元二年

春正月。以余端禮京鏜為左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

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翥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淮西總領張玘亦上言。攻偽學。乃除金尚書左司郎官。

夏四月。余端禮罷。時韓侂胄擅權。屏斥正士。端禮鬱鬱不恆志。稱疾求罷。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罷禮部侍郎倪思。初。翥要思列疏論偽學。思不從。韓侂胄遂薦翥而罷思。

秋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黃黼。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

吳興王柄承安元年

改封徐國公三年進

封吳興郡

王至帝開

禧三年再

見

漢王士欽

嗣封十七

年卒追封

韶王

兗王子竣

皇子卒追

封兗王諡

冲惠

皆名士。欲盡除之。太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上疏力爭。以為不可。乃改不必更及舊事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畱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

郇公余端

禮

以觀文殿

大學士授

少保封郇

國公致仕

卒贈太傅

諡忠肅子

嶸

八月。禁用偽學之黨。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搖動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

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

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

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三

聖

耶律直魯古天禧二

夏

夏主李純

祐天慶二

年

宋寧宗

循省愆咎。遂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任。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哀然言。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初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拔。士論壯之。

冬十月。召陳賈為兵部侍郎。以其嘗擊朱熹也。

十二月。削秘閣修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於道州。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

決之。遇避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上奏力辭職名。詔仍克秘閣修撰。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洶洶爭欲以熹為奇貨。胡紘為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採摭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誣論熹十罪。乞褫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於道州。已而選人余壽上書。乞斬熹以絕偽學。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薺。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

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定焉。尤袤楊萬里交薦於朝。召之不起。會偽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交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杖屨同其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爲之折衷。小人尤深嫉之。故是時有朱熹

倡偽蔡元定實羽翼之之奏。

宋寧宗

金章宗

西遼主 附

丁巳 慶元三年

濮王不秭 承安二年

耶律直魯 古天禧三 夏

春正月。鄭僑罷知福州。以謝深甫兼知樞

密院事。

夏。閏六月。貶留正為光祿卿。居之邵州。

○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偽學之

黨。今變而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及論

留正共引偽學之罪。韓侂胄大喜。即日

降旨除三傑右正言。正坐貶邵州居住。

冬十一月。大皇太后吳氏崩。○諡曰憲聖

慈烈。

十二月。籍偽學。罷吏部侍郎黃由。○知綿

州王沆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

受偽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

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從

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

留正。周必大。王蘭。四人為之首。凡五十

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

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

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沆為利州路轉

濮王允讓。秋。八月。胥持國有罪免。九月。復

之玄孫也。

初。士歆襲

濮王爵。慶

元二年卒。

至是除不

秭。福州觀

察使。嗣封

濮王。至五

年再見。

以持國參知政事。○持國為

主信任。與李妃笏擅朝。政。張

復亨等十人皆趨走其門。俱

為御史臺官。時謂之胥門十

哲。至是為言者所論。持國致

仕。十人皆外補。未幾復名持

國參知政事。

十年

夏

主李純

祐天慶四

年

運判官

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三

辛

宋寧宗

金章宗

西遼主附

戊午 慶元四年

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三月。葬憲聖慈烈皇后於永思陵。

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

詔嚴偽學之禁。○右諫議大夫姚愈。復上

言僥倖之徒。倡為道學之名。權臣力主

其說。結為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於

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嚴禁。詔既

下。韓侂胄大喜。即遷文虎。愈於要職。四

川都大茶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建中

調停之害。京鏗何澹附侂胄。薦為軍器

監。

秋七月。葉翥罷。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

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為吏部尙

書。詣事韓侂胄。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

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

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

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後至。闈人

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闢。未及閉。遂

豫公韓侂胄承安三年

冬十月。造承安寶貨。

初以樞密

都承旨加

保寧軍節

度使。至是

封豫國公

明年再見

耶律直魯

古天禧三

十一年

夏主李純

祐天慶五

年

高麗

國王王皓

上表於金

自陳衰病

以國讓弟

暉。暉權國

事。皓尋卒

暉嗣立

木波

入貢於金

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尙書屈膝執政

之語。傳以為笑。

育太祖十世孫與愿於宮中。賜名曦。○帝

未有嗣。京鏗等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

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於宮中。年六

歲矣。賜名曦。

以趙師彛為工部侍郎。○師彛附韓侂胄。

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

師彛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果核。侂胄

啟之。乃粟金葡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

顆。眾慙沮。侂胄有愛妾四人。皆封郡夫

人。其次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

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師

彛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喜

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眾客

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曰。此真田

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嗥

叢薄。視之。乃師彛也。侂胄大笑。聞者鄙

未巳 慶元五年

濮王不祛 承安四年

春正月。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初嗣封三年。

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以福州觀

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察使轉武

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安軍承宣

策時有異謀。具列其係所言。凡七十餘。使卒贈開

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府儀同三

司。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

范仲藝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為

不盛。然而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用大

獄故耳。相公胡為蹈之。侂胄曰。某初無

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

知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侂胄取錄黃

藏之事。遂格。張金。劉三傑等。論之不已。

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年三聘官。

而擢璉進義副尉。

二月。放主管玉虛觀劉光祖於房州。○光

祖撰涪州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

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以學為棄物。

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

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姦。欺

世罔上。詔落職。房州居住。

夏五月。行統天曆。○先是詔造新曆。至是

成。賜名統天。蓋自建隆迄慶元二百五

十年間。歷十四變。上距黃帝之曆。凡五

十變矣。議者謂自渡江以來。統天新曆

尤復疎謬。

秋八月。帝始朝太上皇於壽康宮。○帝率

羣臣詣壽康宮。上壽。初見太上皇。成禮

而還。明日羣臣以過宮上壽禮成。奉表

稱賀。

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

是歲諸州大水。

耶律直魯 夏

古天禧三 夏主李純

十二年 祐天慶六

真臘

真臘是歲

大舉兵伐

占城殺戮

殆盡俘其

王以歸其

地悉歸本

國故國各

亦曰占臘

○宋四夷

傳載此事

未記何年

按文獻通

考繫慶元

巳未從之

宋寧宗

庚申 慶元六年

春閏二月。以京鏜謝深甫為左右丞相。何恭

澹知樞密院事。

三月。故秘閣修撰朱熹卒。

夏六月乙酉朔。日食。

太上皇后李氏崩。諡曰慈懿。

許及之罷。

秋七月。以陳自强簽書樞密院事。○自强

嘗為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强

入都待銓。一日侂胄召自强。比至則從

官畢集。侂胄設褥於堂。延自强升坐。再

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踖莫敢居上

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

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即除太學錄

未踰歲。三遷為秘書郎。既入館。即改右

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

遂秉政。

八月。太上皇崩。

京鏜卒。○鏜初為刑部尚書。帝甚尊禮。時

金章宗

安定王子承安五年

嗣封六年

卒

漢王不學

初不秣龔

濮王爵慶

元五年卒

至是不學

以武經大

夫授利州

觀察使。嗣

封濮王。至

帝開禧元

年再見

郇王坦

皇子卒。追

封郇王諡

冲温

郢王增

皇子卒。追

封郢王諡

冲英

徽公朱熹

是年卒。寧

宗嘉定初

賜諡曰文

理宗寶慶

二年。追封

信國公。改

徽國公。○

熹家貧。故

諸生自遠

至者。豆飯

藜藿。率與

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

親師。且平江之胥吏。周筠。韓氏之厮役。

知悟耶。陳自强。侂胄童稚之師。臘致宰

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

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

日。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丞相汝

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

信國公。改

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

知悟耶。陳自强。侂胄童稚之師。臘致宰

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

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

西遼主 附

耶律直魯

古天禧三

十三年

夏

夏主李純

祐天慶七

年

韓侂胄權勢震天下。鏜既得位。一變其
所守。於國事漫無可否。但奉行侂胄風
旨而已。又薦劉德秀排擊善類。偽學之
名。鏜實發之。

攢慈懿皇后於修吉寺。

九月。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詔配

祖泰於欽州牢城。○祖泰。祖儉從弟也。

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

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

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

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

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

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

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丞相汝

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

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

知悟耶。陳自强。侂胄童稚之師。臘致宰

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

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

知悟耶。陳自强。侂胄童稚之師。臘致宰

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

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

宋寧宗

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之共往往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冑稱貸於人徒自尊大。而甲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以給用非誅師旦侂冑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其道義一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介不取也。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時攻偽學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日急。熹日大夫程松等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乃與諸生講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自學不休。或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尋貶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熹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

冬十月加韓侂冑太傅

十一月皇后韓氏崩。諡曰恭淑。

十二月葬光宗皇帝於永崇陵。

攢恭淑皇后於廣教寺。

改明年元。

中庸章句

或問論語

孟子集註

太極圖通

書西銘解

楚辭集註

辨正韓文

考異所編

次有論孟

集義孟子

指要中庸

輯略孝經

刊誤小學

書通鑑綱

目宋各臣

言行錄家

禮近思錄

河南程氏

遺書伊洛

淵源錄儀

禮經傳通
解其門人
不可勝計
最知名者
黃幹李燔
張洽陳淳
李方子黃
灝蔡沉輔
廣幹之言
曰道之正
統待人而
後傳自周
以來任傳
道之責不
過數人而
能傳斯道
章章較著
者一二人
而止耳由
孔子而後

曾子子思
得其微至
孟子而始
著由孟子
而後周程
張子繼其
統至熹而
始著衆以
為知言

魯公謝深

甫

以右丞相
封申公進
封岐公為
光宗山陵
總護使還
改封魯公
至帝嘉泰
三年再見

宋寧宗

金章宗

西遼主 附

辛酉 嘉泰元年

魏公畱正泰和元年

耶律直魯古天禧三年夏

春二月臨安大火。○四日乃滅。焚燒民居

改封魯國

五萬二千餘家。自渡江以來。都城火災

公十年復

未有如是歲者。帝下詔罪已。避殿減膳

少師觀文

出內府錢十六萬。米六萬餘斛。分賜被

殿大學士

火之家。

改封魏國

秋七月。何澹罷。○時吳挺子曦為殿前副

公至帝開

都指揮使。自以世守西蜀。為國屏藩。而

禧二年再

身畱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規

見

圖帥蜀。未及賂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

不可。侂胄怒。始以君宥相就黜。偽學

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遂罷奉祠。澹急

於榮進。阿附侂胄。斥逐善類。賢士為之

一空。士論罪之。

以陳自強參知政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

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曦至興州。因譖

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由是兵權悉歸

於曦。異志遂成矣。

大旱

大旱

大旱

八月。張釜罷

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

皆附韓侂胄者。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

塘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

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

奈何與大諫同名。荅曰。欲使賤名常達

鈞聽耳。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真里富

入貢於宋。

戊壬 嘉泰二年

安定王子泰和二年

春正月。以蕪師且兼樞密都承旨。○初韓觀

初子恭嗣

佖胄為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且以筆

安定王爵

吏事之。佖胄愛其辨慧。帝登極。竄姓名

慶元六年

於藩邸。吏士內。遂以隨龍恩得官。至是

卒。至是授

權勢日盛。

子觀。金州

二月。弛偽學黨禁。復諸貶謫者官。○偽學

觀。祭使襲

之禍。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已。以快所

封安定郡

私。然實京鏗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

王。明年再

成之。及鏗死。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之

見。

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孝

秀王伯圭

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

嗣封十三

之禍。藉田令陳景思。侂胄之姻也。亦謂

年卒。追封

佖胄勿為已甚。侂胄然之。於是趙汝愚

崇王諡憲

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在者。徐誼劉

靖子九人

光祖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又削薦牘

師夔。師揆

中不係偽學一節。俾勿復有言。時朱熹

師垂。師高

沒已踰年。周必大畱正各已貶秩致仕。

詔熹以待制致仕。必大復少傅。正復少

保。

禁私史。○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

師禹。師臯

小曆及九廟通畧等書。欲渡淮。盱眙軍

師岩。師彌

以聞。遂命諸道察郡邑書坊所鬻書。凡

以太保開

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

府儀同三

部員外郎李燾續通鑑長編。知龍州王

司襲封。○

偁東都事畧。監都鹽倉李丙。丁未錄。及

伯圭性謙

通畧語錄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

謹。不以近

禪於公議。即乞存畱。不許刊行。從之。

屬自居每

夏五月甲申朔日食。

入見行家

秋八月。以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

人禮。雖宴

冬十一月。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

私隆洽。執

參知政事。

臣節。愈恭

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為皇后。○后少以姿

一日孝宗

容。選入宮。帝即位。封婕妤。韓后崩。中宮

問潛龍時

未有所屬。時后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

事。伯圭辭

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

日。臣老矣

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

不能復記

夏 夏主李純 祐天慶九年

宋寧宗

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冑平章軍國重事侂冑謬為辭謝乞致仕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因以勢利盡士大夫之心薛叔似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困於久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進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冑之門而蘓師旦周筠又侂冑廝役亦得預聞國政羣小滿朝勢焰薰灼

是歲大蝗

笑曰何太謹也益愛重之嘗欲廣其居並湖為複閣有司既度材矣伯圭固辭而止

華王垌

皇子卒追封華王諡

冲穆

新安王師

夔

秀王伯圭

長子以開

府儀同三

司卒贈少

師追封新安郡王

衛公曦

燕懿王德

昭九世孫

也慶元四

年育於宮

中至是以

福州觀察

使進威武

軍節度使

封衛國公

至帝開禧

元年再見

宋寧宗

金章宗

附

癸亥

嘉泰二年

安定王子泰和三年

夏

春正月。謝深甫罷。○初深甫力求罷政。帝覲曰。卿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言去。至是固請乃許之。

卒。嗣封二年。

夏。主李純祐。天慶十年。

張巖罷。

秦公陳自強

帝視大學。

以御史中丞拜右丞相。歷封祈

以袁說友參知政事。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伯壽辭不拜。二月。以費士寅簽書樞密院事。

至帝開禧三年再見。

夏。四月。己亥朔。日食。

相。歷封祈

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時侂胄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印空名勅。劄授之。惟所欲為。宰執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撓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爾。加以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

魯公謝深甫

改封四年。拜少傅致仕。卒。追封

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信王諡惠而後子。都城大火。自強所貯。一夕煨燼。正。女孫為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有理宗后。○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深甫少穎。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悟。立志為侂胄為恩主。恩父。蕪師。旦為叔。堂吏史學。積數年。達祖為兄。侂胄姦究專政。自強表裏之。不寐。父景功為多。

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

器。然慶元初。韓侂胄設偽學之禁。深甫秉政。適與之同時。一劾陳傅良。再劾趙汝愚。不為清議所與。

秋。七月。造戰艦。八月。增置襄陽騎軍。○尋又置澈浦水軍。

九月。袁說友罷。冬。十月。以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

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

甲子 嘉泰四年

安定王伯泰和四年

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金為北鄙阻

鞞等部所擾。無歲不與師討伐。兵連禍

結。國勢日弱。羣盜蜂起。賦歛日煩。民不

堪命。有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嘉

泰三年。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

出卒。至是授封樁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

練伯羽宣州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

言。淮北觀察使龔流民咸願歸附。而浙東

安撫使辛棄疾封安定郡入見。言金國必

亂亡。願屬元老大臣備王。至帝嘉兵為倉

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定元年再

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見

銳。三月。臨安大火。詔百官陳時政闕失。

夏四月。許及之罷。○時兵端開。韓侂胄欲

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辭不行。遂罷。復封十

以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年

五月。追封岳飛為鄂王。○先已賜諡武穆。帝

題篆其師諡文忠。

夏

夏主李純祐天慶十一年

高麗

國王王暉卒。子諤嗣立。遣使告哀於金。

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飛。尋

封劉光世為鄜王。贈宇文虛中少保。

秋。八月。張孝伯罷。

冬。十月。以張巖參知政事。十二月。詔宰相

兼國用使。○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强請

遵孝宗典故。勅國用司。總覈內外財賦。

遂以自强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

國用事。培克民財。州郡騷動。

詔改明年元

墓碑曰忠

文耆碩之

碑。子綸。○

必大自號

平園老叟

著書八十

一種。有平

園集二百

卷。嘗建三

忠堂於鄉

謂歐陽文

忠修。楊忠

襄。邦。父。胡

忠簡。銓。皆

廬陵人。必

大平生所

敬慕。為文

記之。蓋絕

筆也。

丑乙 開禧元年

春。二月。費士寅罷。○韓侂胄欲以士寅鎮興元。為宣威之漸。士寅固辭遂罷。太白晝見。

夏。四月。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以皇甫斌知襄陽府。○尋以斌為京西北路招撫副使。

竄武學生華岳於建寧。○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啟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蕪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於大理。編管建寧。

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從陳自強鄧友龍等請也。命侂胄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此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

言。以蘇師旦為安遠節度使。領閣門事。○韓侂胄昵師旦為腹心。故有是除。

以郭倪知揚州。○尋兼山東京東招撫使。九月。劉德秀罷。

遣使如金。○韓侂胄欲審敵虛實。故遣陳景俊往賀正旦。景俊還。以金主語告陳自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

以丘密為江淮宣撫使。密辭不拜。○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密。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密宣撫江淮。密手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辭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

冬。十二月。金遣使來。

榮王曦

封衛國公。夏。四年。立為皇子。進封榮王。至三年再見。

濮王不舉

嗣封六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安國公。

泰和五年

五月。以僕散揆為河南宣撫使。○主聞宋將用兵。名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屢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主然之。乃命平章僕散揆宣撫。會兵於汴以備之。

秋。八月。罷河南宣撫司。○僕散揆至汴。移文責宋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宋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蕪貴等為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讐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窮蹙饑疾。死者甚多。揆益弛備。以其言白主。時羣臣皆勸先舉。主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

九月。宋遣使來。○宋使陳景俊尋還。主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

夏

夏。主李純祐天慶十二年。

真里富

入貢於宋。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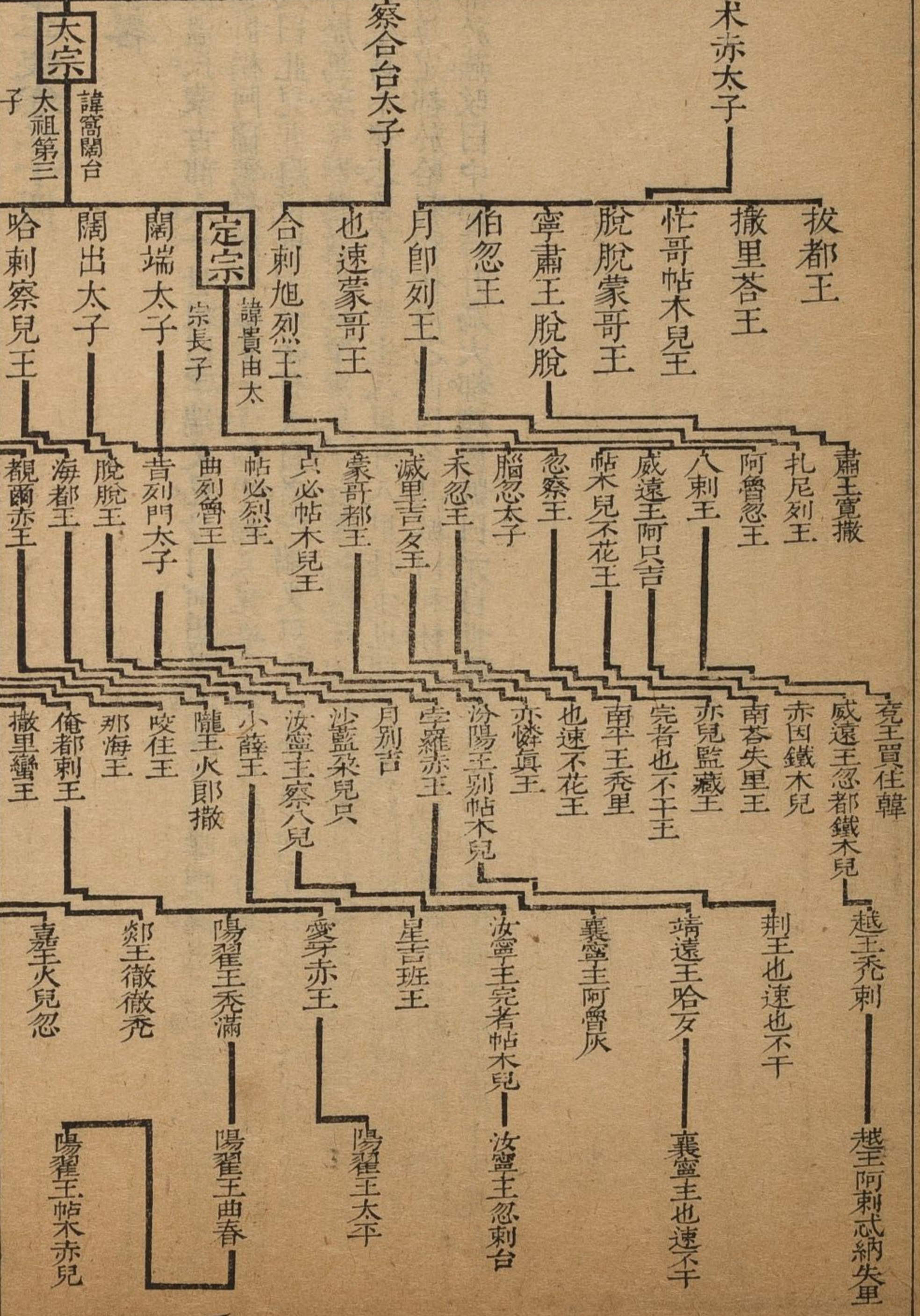
元世系表畧

奇渥溫氏。蒙古部人。十世祖曰孛端叉兒。母曰阿蘭果火。嫁脫奔咩哩健。生二子。既而夜夢金色神人來趨卧榻。阿蘭驚覺。遂有娠。生一子。卽孛端叉兒也。孛端叉兒狀貌奇異。沈默寡言。家人謂之癡。阿蘭語人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孛端叉兒生八林昔黑刺禿合必畜。八林昔黑刺禿合必畜生咩歷篤敦。咩歷篤敦生旣拏篤兒罕。旣拏篤兒罕生海都。海都生拜住忽兒。拜住忽兒生敦必乃。敦必乃生葛不律寒。葛不律寒生八里丹。八里丹生也速該。是爲烈祖。烈祖生太祖鐵木真。始稱帝於斡難河。尋定都於哈刺和林河之西。因名其城曰和林。太宗七年。城之世祖中統初。遷於上都。至元初。又遷都於燕。改曰中都。尋升爲大都。建國號曰元。自世祖至元十三年。受宋降。至順帝。歷十主。凡九十三年。

元世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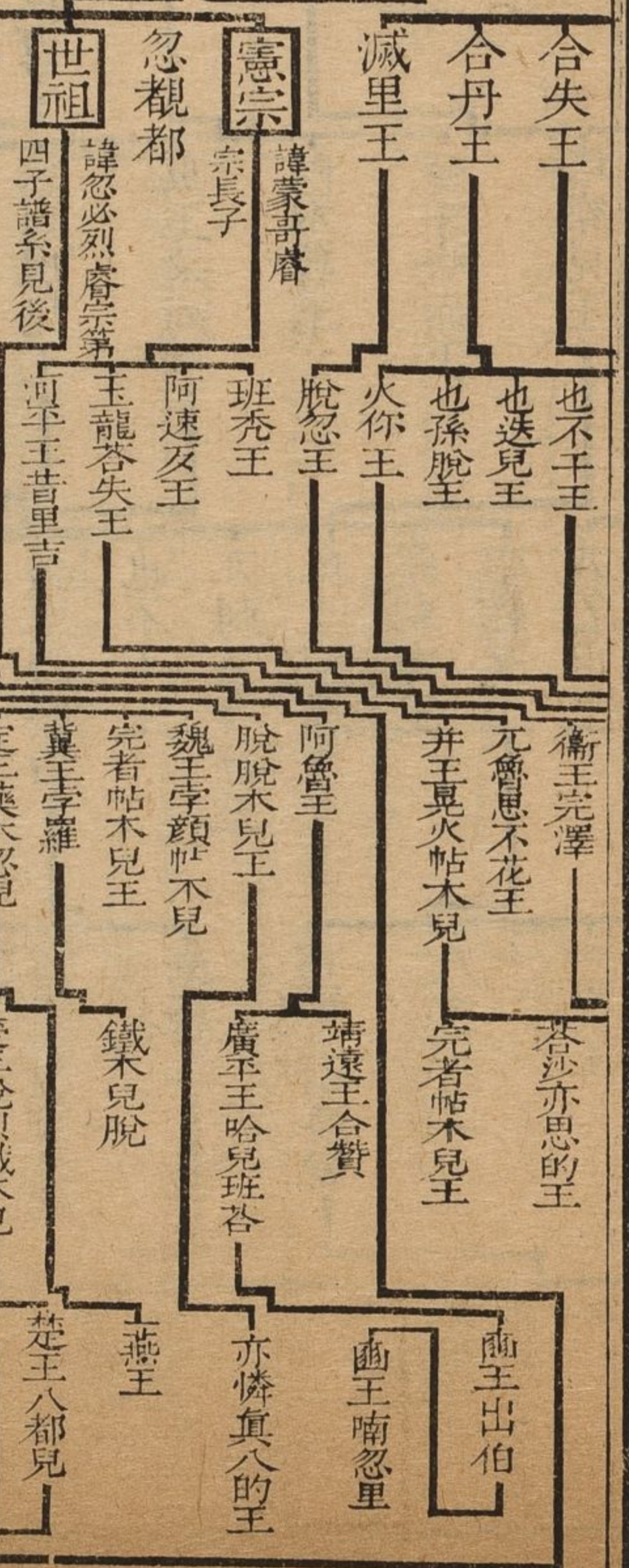
烈祖 諱也速該 追尊為神 元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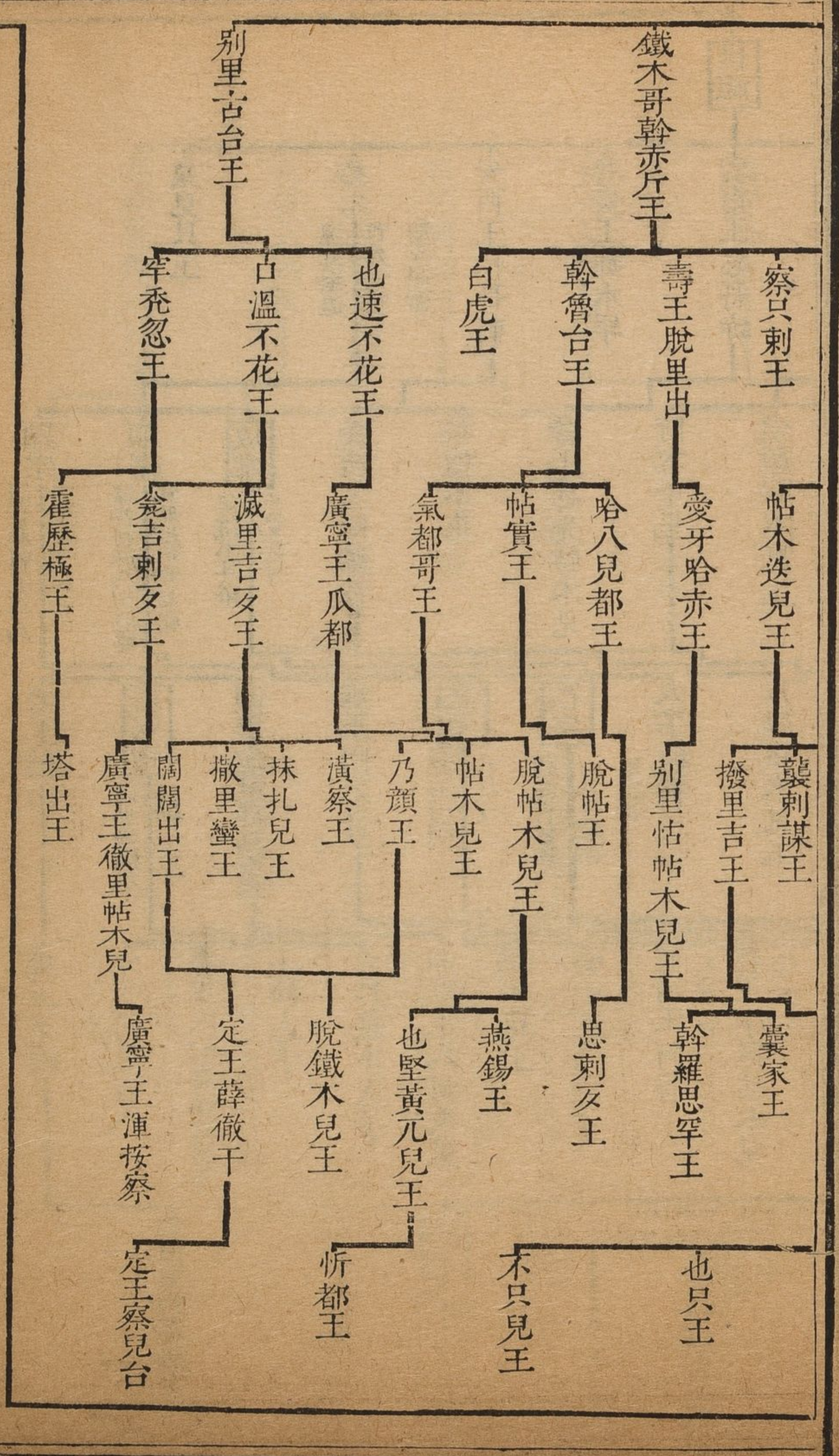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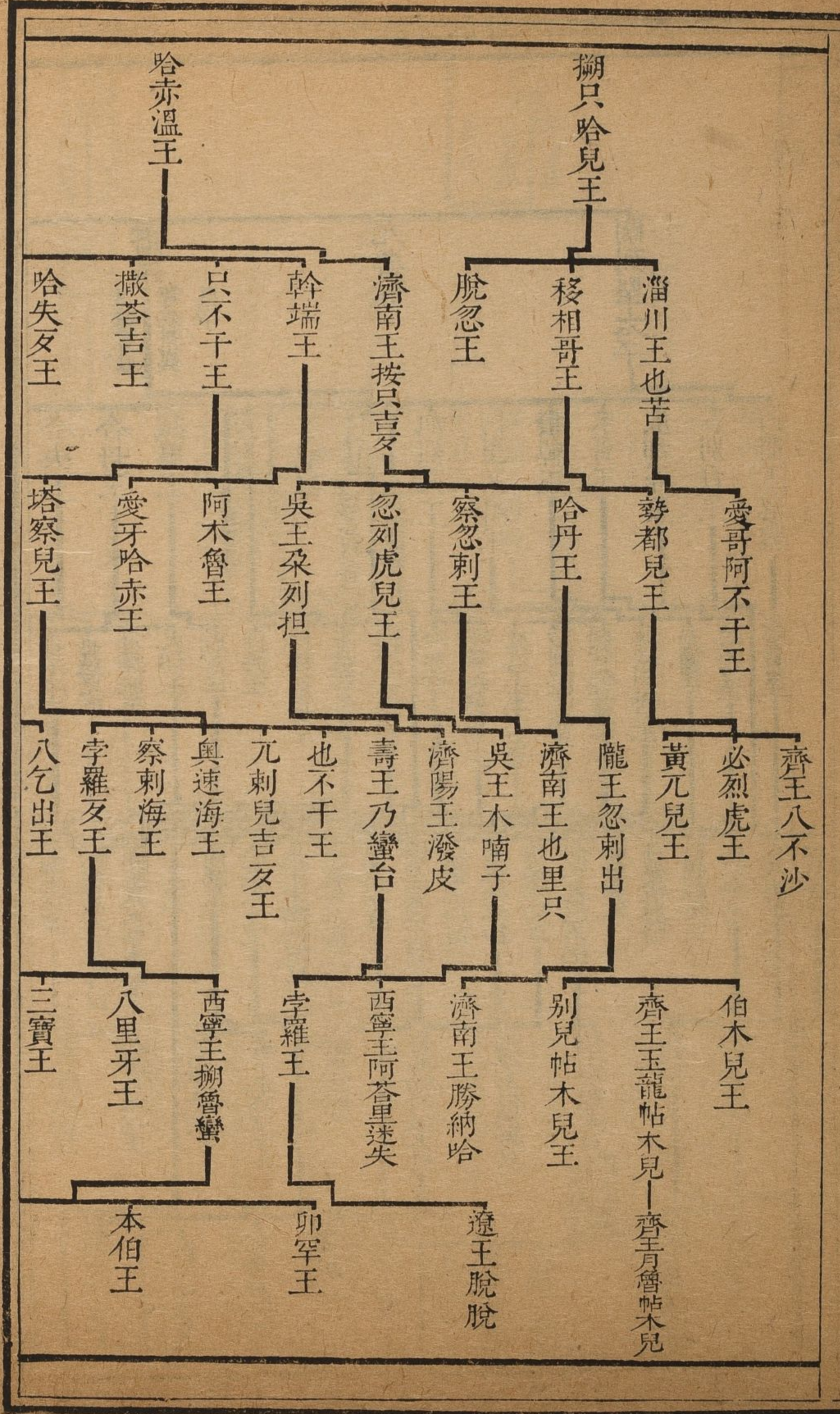
太祖 諱鐵木真 烈祖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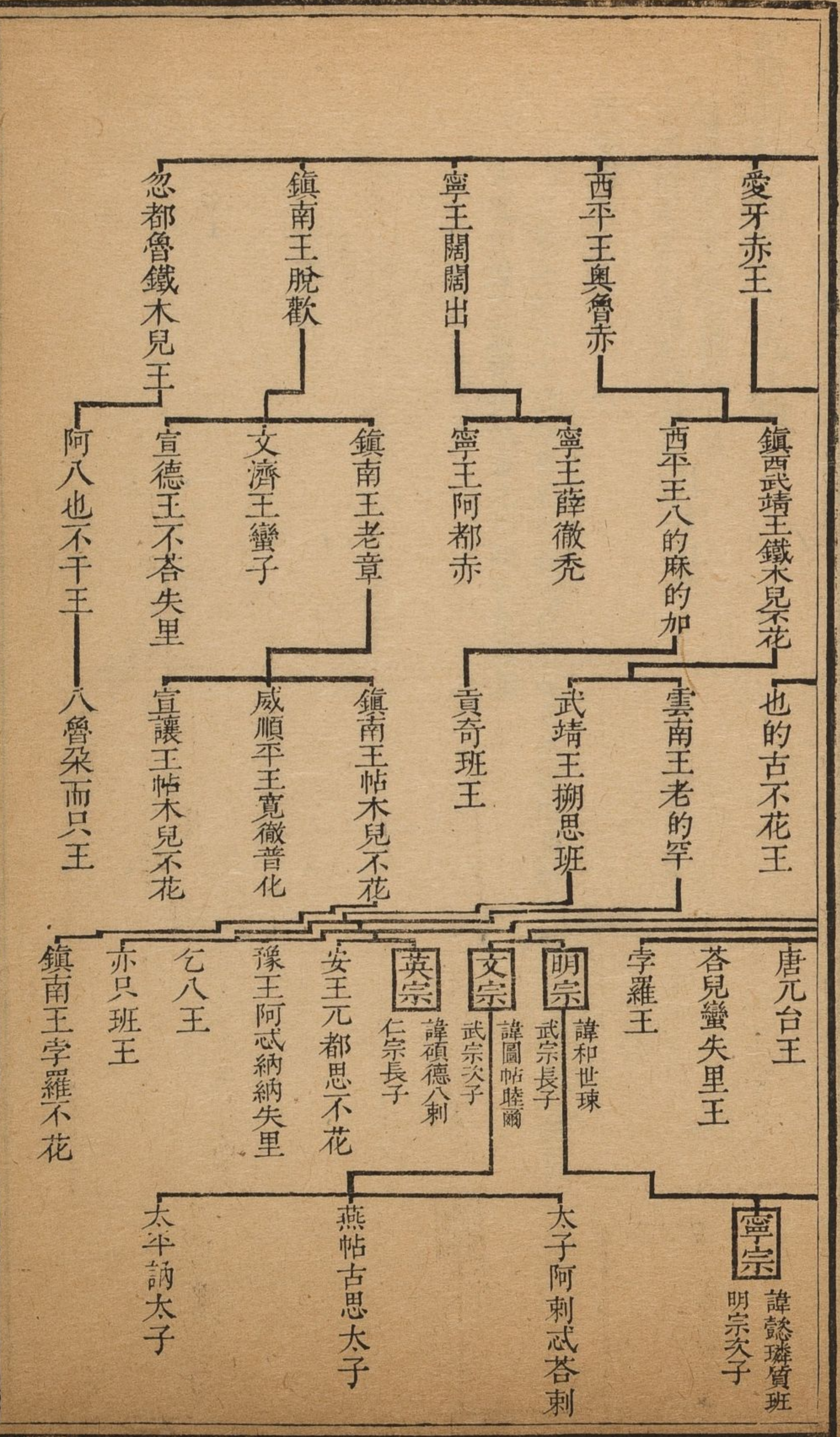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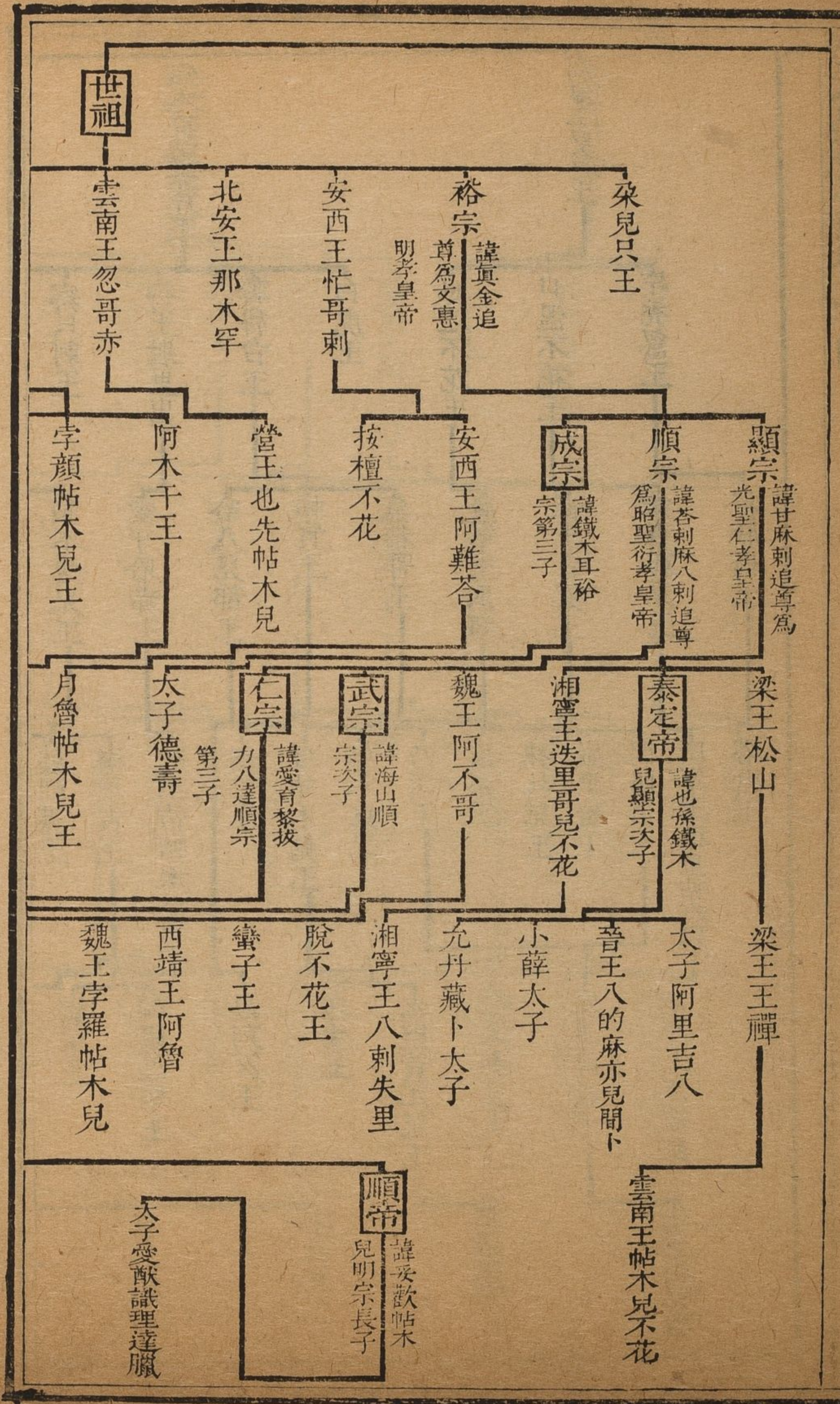


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四

睿宗 諱拖雷道 尊為景襄 皇帝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四

起丙寅宋寧宗開禧二年○凡十九年
止甲申宋寧宗嘉定十七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元太祖稱帝於斡難河。自是與金並列。但其時國號蒙古。年表之體。按年以紀事。故以蒙古書。如遼之始稱契丹。金之始稱女真。例也。

丙寅 開禧二年

春二月壽慈宮火。○太皇太后移居大內。

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松移司興元。東軍三萬屬焉。曦進屯河池。西軍六萬屬焉。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

錢象祖罷。○韓侂胄銳意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避事罷之。尋奪二官。信州居住。

夏四月以薛叔似為京湖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追奪秦檜王爵。改諡繆醜。○論檜主和誤國之罪也。

吳曦反。獻階成和鳳四州於金。以求封。○曦既得志。與其從弟覲及徐景望等共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

漢王不儔。初不墾襲漢王爵。開禧元年卒。至是不儔以安遠軍

進封十一頁。四月復命僕散揆會兵河南。○主聞宋皇甫斌分兵規取唐鄧。復命揆領行省於汴。河南皆聽奇渥溫鐵木真稱帝於幹。春李安全難河。○主鐵木真之先。廢主純祐有日字端。又兒後子孫而自立。○蕃衍居烏桓北。與畏羅安全崇宗乃蠻九姓同。鵬故城和孫越王仁林接壤。世奉貢於遼金。友子也。廢而總隸於鞏。至也速。純祐自立。該并不諸部。勢愈盛大。改元應天也。速該生主也。速該死。未幾純祐主年幼。部眾多歸於族。死安全號人泰赤烏部。泰赤烏合之曰桓宗。七部人凡三萬。攻主。主與母月倫率部人為十。安全為夏三翼大戰。泰赤烏等敗。國王因得少安。時泰赤烏部

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蜀王。郭倪遣兵復泗州。五月下詔伐金。○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穎上虹縣。乃命直學士院李壁草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腹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媢詞之見加。舍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金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郭倪遣兵攻宿州。大敗。○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蕪。金人追而圍之。倬稱

承宣使。除昭慶節度使。嗣封漢王。至帝嘉定十年再十一月。僕散揆拔宋安豐軍。遂圍和州。○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壘難可涉。揆乃遣賽不。等潛師渡入壘。駐於南岸。宋軍不虞。我師至。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穎口。下安豐軍。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於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松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月入成州。完顏綱克宋大散關。

仲兵五千出鹽川。完顏麟兵五千出來遠。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

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真衣人以已衣。乘人以已馬。真吾主也。因悉歸附。泰赤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叛金。主自幹難河帥眾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主為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主以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來侵掠。主乃大會屬部於帖麥孩川。議伐乃蠻。乃蠻大陽罕營於沆海山。與農里乞諸部合。兵勢頗盛。主與之大戰。擒殺太陽罕。諸部悉潰。主益以盛強。至是大會諸部長於幹難河之源。建九旂白旗。自號為成吉思可汗。先是金主遣

魏公雷正。改封六年。卒。至理宗寶慶三年。追諡忠宣。三子。恭。丙。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蒲察真入宋西和州。十二月入成州。

完顏綱克宋大散關。

完顏綱克宋大散關。

完顏綱克宋大散關。

完顏綱克宋大散關。

完顏綱克宋大散關。

完顏綱克宋大散關。

完顏綱克宋大散關。

完顏綱克宋大散關。

完顏綱克宋大散關。

完顏綱克宋大散關。

宋寧宗

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亦敗

皇甫斌敗績於唐州○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

詔以宗室均為沂王柄嗣賜名貴和○柄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瞿太祖九世孫也

六月鄧友龍免以丘密為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丘密代之駐揚州密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要害於是王大節等皆坐貶斬郭倬於鎮江

秋七月蘇師旦有罪安置韶州○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日召李璧飲酒

鄆男史彌遠

以秘書少監上疏言事封鄆縣男兼權刑部侍郎明年再見

金章宗

蒙古

立宋將吳曦為蜀王僕散揆還軍下蔡○宋將丘密遣劉祐來乞和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密復遣王文來滅乃蠻言用兵乃蘇師旦等所為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密復遣使來許還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

衛王允濟至靖州受主之貢允濟奇主狀貌歸言於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主聞而憾之

酬語及師旦始謀事璧微摘其過以觀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

以張巖知樞密院事李璧參知政事

十一月以丘密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密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密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金人陷京西州軍招撫使趙淳焚樊城而遁○金完顏匡陷光化棗陽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陽趙淳焚樊城

宋寧宗

金人遂破信陽襄陽隨州進圍德安府

金人入西和州十二月入成州吳曦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施糜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於綱及金蒲察

真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真入成州曦因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

金人陷真州寇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金將紇石烈子仁陷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於金

金人陷大散關吳曦還興州○時興州都統制母思以重兵守關曦聞金兵至因撤驀關之戍金人由板開谷遶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置口金將完顏綱遣張仔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仔

宋寧宗

綱乃以金主璟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幙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駿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

丘宗道使如金軍議和。○金僕散揆欲通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覲。遣之渡淮。丘宗道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覲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宗道使畢其說。方露講解之意。密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既而元

覲回。得金行省文字。密以聞於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論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密乃遣劉祐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

薛叔似免。○叔似夙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絕無可稱。屬郡多陷。故坐免。以吳獵為京湖宣撫使。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唯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胄。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

宋寧宗

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兩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程松自興元逃歸。○金完顏抄合攻鳳州。松求援於吳曦。曦給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持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急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句曠禮。稱曦為蜀王。曦以匣封致餽。

松望見大恐。疑為劍。亟逃奔。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

宋寧宗

卯丁

開禧三年

春正月。罷丘密。以張巖督視江
淮軍馬。○時金已有和意。密
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前議。
且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為元
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胄
大怒。罷密。

以陳自強兼樞密使。

吳曦自稱蜀王。權大安軍楊震
仲死之。○曦遣將利吉引金
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
山為界。曦即興州為行宮。改
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
宮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之
令。稱臣於金。分其所統兵十
萬為統帥。遣祿和等戍萬州。
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
夾攻襄陽。下黃榜於成都。潼
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為

榮王曦

封三年。立春。立春。為太子。更名。尋更名。詢。

順王圻

皇子。卒。追封順王。諡冲懷。

申王塈

皇子。卒。追封申王。諡冲懿。

平原王韓侂胄

封九年。伏

金章宗

泰和七年

二月。平章政事僕散揆。卒於下蔡。○揆有疾。主命完顏宗浩行省事於汴。至是。揆卒。揆為政多惠人。樂為用。

三月。大散關復陷於宋。夏四月。復拔之。

九月。宋和議使方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下之於獄。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

蒙古

太祖二年

秋七月。征西夏。克幹羅孩城。

夏

夏主李安全。應天二年。秋。幹羅孩城為蒙古所陷。

附

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能脫。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曦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其他如陳咸。自髡其髮。史次泰。自警其目。李道傳。鄧性甫。等悉棄官去。

二月。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吳曦逐之。○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詔至。人勸以倡義。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

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

誅養子珍。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天子孤立於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為園。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余嘉請加

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宋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其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為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日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於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欲世

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四

七

宋寧宗

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

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傳首府官屬。侂

臨安。○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曦。乃陰與職將張林

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

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不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

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

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

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侂胄九錫趙師彝乞置平原王府官屬。侂

不辭。侂胄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

秦公陳自強

封四年。韓侂胄伏誅。以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罷右丞相。未幾。詔追三人。尋竄雷州。後卒於廣州。

鄧伯史彌遠

封鄧縣男。二年。遷同知樞密院

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

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遂斫

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啓

有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

敢抗者。夷其族。衛兵千餘聞

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

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

入偽宮。時偽宮門洞開。好義

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

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

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

子申共草密詔。畧曰：惟干戈

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

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邀巨

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

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

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

救四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

秦公陳自強

封四年。韓

侂胄伏誅。以

自強阿附充

位。不恤國事

罷右丞相。未

幾。詔追三人

尋竄雷州。後

卒於廣州。

金章宗

為子國。即盡割大江為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正犒師銀一十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遂還。

宋寧宗

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事兼太子
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賓客進爵
矯詔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為伯。至帝
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嘉定元年
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再見
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
术虎高琪奉冊於曦。未至而
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
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
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
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
必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
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
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皆未
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
喜。曦首至臨安。獻於廟社。梟
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
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
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
以方信孺為國信所參議官。如

金軍○韓侂胄募可以報使
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
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
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
首謀。當以何詞答之。侂胄矍
然。遂以信孺為奉使。金國通
謝國信所參議官。持張巖書
以行。

三月。安丙使興州將李好義等
復西和。階成鳳州及大散關。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
曦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為
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
必為後患。丙從之。於是分遣
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
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張翼復
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
進兵。次於獨頭嶺。會忠義及
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
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雷

宋寧宗

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於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

以楊輔為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夏四月名輔知建康府○吳曦既誅安丙趣楊輔還成都詔以輔為宣撫使丙副之兼知興州許奕為宣諭使改興州為沔州朝廷察丙與輔異名輔赴闕輔抵建康引咎不進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府

程松以罪竄澧州

以錢象祖參知政事

金人復陷大散關

五月太皇太后謝氏崩○諡成肅

李好義襲秦州與金將朮虎高琪戰敗績○好義還為吳曦將王喜所毒而卒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

六月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

巨源○初吳曦誅獎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

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為啓以

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

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既又愬功於朝或謂安丙曰巨源

謀亂丙令王喜鞠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於鳳

州之長橋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

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

宋寧宗

世顯取刀斷其頭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殛聞忠義之士聞者莫不扼腕流涕劍外尤悲切李璧在政府聞之曰嘻巨源其死矣丙以人情洵洵上章求免楊輔亦謂內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秋七月大旱蝗詔郡邑賑恤之

九月貶方信孺官遣右司郎中王柎如金軍信孺復往使金還致金將完顏宗浩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

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柎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葬成肅皇后於永阜陵

以趙淳為江淮制置使張巖免○韓侂胄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淳鎮江淮而免張巖巖開督府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成功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於玉津園詔暴侂胄罪惡於中外○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帝允可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

宋寧宗

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强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遠以誅侂胄聞遂下詔暴侂胄罪惡於中外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治韓侂胄黨竄陳自强於永州斬蘇師旦流郭倪等於嶺南貶李壁等官
 以衛涇簽書樞密院事
 立榮王曦爲皇太子
 十二月罷山東京東西路招撫司
 以錢象祖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衛涇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

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初韓侂胄欲內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於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
 改明年元

戊辰 嘉定元年

春正月。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王柵還自汴。三月。以韓侂胄蘇師旦首昇金。○初柵至汴。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柵言奏於金。主璟環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柵還言於朝。遂命臨安府新館取首梟之兩。仍諭諸路以函首昇金之事。乃以侂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柵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復秦檜爵諡。臨安大火。夏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安定王伯泰和八年

柵嗣封五年。卒。安定王伯初伯柵嗣。至是卒。授伯柵福州觀察使。襲冬。十一月。主祖衛王永濟立。○主無子。疏忌宗室。以永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主已感疾。遂留不遣。主祖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等定策奉永濟即位。

太祖三年

夏五月。宋遣王柵以韓侂胄首。蘇師旦首來獻。主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於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於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歸大散關及濠州於宋。

夏

主征脫脫及屈出律。罕時幹亦剌等部。遇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為鄉導。討蔑里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

衛涇罷

林大中卒

秋七月。召丘密同知樞密院事。未至卒。

八月。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卿。侂胄開邊。機以異議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為多。

賑江淮流民。○出米二十萬石。錢一百萬緡。命江浙制置司賑之。

九月。金遣使來。和議成。

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為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婁機參知政事。

十二月。錢象祖罷。

奉化公史

濟即位

彌遠

進封鄞縣

伯二年遷

知樞密院

事進封奉

化郡侯。尋

拜右丞相

進封開國

公。至理宗

寶慶元年

再見。

宋寧宗

己巳 嘉定二年

春正月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院事
夏五月起復右丞相史彌遠○彌遠以母憂歸治喪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
秋八月罷四川宣撫司
冬十二月賜朱熹謚曰文

金主永濟

大安元年

主諱永濟世宗第七子章宗立為太子初諱允濟章宗時避顯宗諱諱更允為永
夏四月主殺故主璟妃李氏○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平章政事僕散端承主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為尼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而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僕散端為右丞相

蒙古

太祖四年

春三月主入靈州夏主李安全降
冬十二月畏吾兒國來降○畏吾兒即唐之高昌也

附

夏

夏主李安全應天四年春蒙古兵入靈州安全納女請降國勢自是益衰

庚午 嘉定三年

夏六月丁巳朔日食
冬十二月婁機罷○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以老罷

永陽王楊大安二年

次山

以岳陽軍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尋進少保封永陽郡王至十二年再見

太祖五年

冬十二月遣兵侵金初金主永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主問金使曰新君為誰使曰衛王也主遽南面唾曰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使還言之永濟怒欲俟主入貢就害之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

夏

夏主李安全皇建元年秋侵金葭州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為蒙古所攻求救於金金主永濟新立不能出師安全怨之遂侵葭州敗還

辛未 嘉定四年

春三月臨安大火。○焚省部等官舍。延及太廟。詔遷神主於壽慈宮。三日火息。仍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焚民居二千七百餘家。
夏六月遣使如金。不至而還。○賀生辰也。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尋詔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備邊。
冬十一月己酉朔日食。

大安三年

夏四月主使人求和於蒙古。○初納哈秋。古蒙古不許。○初納哈秋。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於主。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礫。以進。主始恐。釋買住。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蒙古主不許。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於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禦蒙古。
秋八月蒙古攻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西北諸州皆降蒙古。

太祖六年

夏四月金遣使求和。不許。八月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年。設備我兵。拔其堡。及烏月營。主乘勝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金將胡沙虎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口。遂取西京。及桓撫州。主復遣子木赤察合台窩闊台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灤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
夏主李安。是年八月以後。為李遵頊光定元年。秋安全卒。族子遵頊立。改元光定。號安全曰襄宗。

閏九月遣兵禦蒙古。敗績。九月敗金兵於會河。遂入

於會河。○蒙古將復南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等。率兵號四十萬。以備胡沙率重兵為後繼。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遂進兵。九斤與戰。大敗。胡沙懼。引兵南行。至會河堡。復大敗。胡沙僅以身免。走入宣德。居庸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遊奕至都城。下主欲南奔。汗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引去。主乃止。命秦州刺史木虎高琪屯通玄門外。尋降胡沙為

居庸關。大掠而還。○主既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將完顏九斤等。駐兵野狐嶺。以備主聞之。進兵於權兒背。大敗金兵。追至會河堡。又大敗之。乘勝薄宣德。遂克晉安縣。入居庸關。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還。

命。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冬十一月。以徒單鎰為右丞相。紇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鎰為上京留守。聞中都戒嚴。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鞏。鞏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參政梁瑋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主從瑋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

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主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主始大悔。○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荆關。殺來水令。至中都。主皆不問。以為右副元帥。胡沙虎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德。主與之三千。令屯媯川。胡沙虎不悅。益都楊安兒兵起。○初。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粥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中。章宗遣兵南侵。

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為羣盜亦請降隸各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以唐括合打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雞鳴山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山東大擾

壬申 嘉定五年

秋七月雷雨太廟屋壞。○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雷霆之驚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已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雷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豢養安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名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崇慶元年

春三月紇石烈胡沙虎有罪放歸田里。○胡沙虎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韃靼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宣德府為蒙古所拔
夏五月河東陝西大饑○斗米錢數千流殍滿野
泰安劉二祖兵起掠淄沂州

太祖七年

三月克金宣德府。○主既克宣德遂攻德興府坎墉而登兵不利主第四子拖雷與赤駒駙馬復擁楯先登而射之金兵引却遂盡拔德興境內諸城堡而還

夏

夏主李遵頊光定二年

安南

王李龍翰卒子吳昂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
堦陳日照因襲取之
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而易姓

宋寧宗

嘉定六年

春正月。宇文紹節卒。
三月。樓鑰罷。
夏四月。以章良能參知政事。

金主永濟

至寧元年

是年九月以後為宣春。宗貞祐元年。宣宗諱珣。本名吾睹。補顯宗長子。夏五月。主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秋八月。胡沙虎弒主而立昇王珣。自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主復用胡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鑑切諫不聽。冬。胡沙虎與其黨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刺等謀作亂。會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

蒙古

太祖八年

夏。三月。故遼人耶律雷哥。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為遼王。○雷哥契丹人。仕金為北邊千戶。主兵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雷哥不自安。遁至隆安。聚眾至十餘萬。自為都元帥。遣使歸附於主。金遣胡沙率兵往攻。雷哥大敗之。遂自立為遼王。十月。主大敗金將木虎。高琪於懷來。進圍燕。○主自將至懷來。金將木虎高琪來拒戰。敗之。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主乃雷哥忒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眾趨紫荆關。敗金兵。

附

夏

高麗

國王王諶卒。嗣子未行。起復明。自是與金貢使遂絕。

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四

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為二。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韃靼至北關。已接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以史天倪為萬戶。屯霸州。

於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可忒薄察軍合。既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怯台哈台二將圍金中都。

○時木華黎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承清人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為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

壽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之。完顏石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死之。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紇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名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主出居衛邸。遣武

河東諸州郡。○主雷怯

六

衛兵二百固守之。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為逆豎奪璽耶。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徒單鑑時以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鑑乃還第。胡沙虎欲

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韃靼兵為三道。命于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人為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於遼西之地。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漠清滄景獻河間淄棗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通中。都是時金諸路之兵皆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禦主盡驅其家屬攻之。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由是金人無固志。故

僭位猶豫不決。以鑑人望。乃詣訪之。鑑從容謂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眾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弒主於邸。時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事於縉山。胡沙虎誘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於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子守忠為太子。追廢永濟為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諡曰紹。

冬。十月。木虎高琪與蒙古戰於懷來。敗績。高琪還殺胡沙虎。主以高琪為左副元帥。○蒙古兵至

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還。屋廬焚燬。城郭丘墟。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

懷來右監軍木虎高琪拒之敗績蒙古兵進圍中都至阜河欲渡高橋胡沙虎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亂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兵大潰高琪自度必為胡沙虎所殺乃以亂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主赦之

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
十二月河北河東諸州郡皆為蒙古所破

戊甲 嘉定七年

春正月。章良能卒。三月。召安丙同知樞密院事。未至。改知潭州。○丙使所愛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敗歸。沔州都統制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之。而訟丙於朝。故有潭州之命。秋。七月。罷金歲幣。○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畧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

秀王師揆貞祐二年

嗣封十三春。三月。主以故主永濟之春。女歸蒙古。夏四月。及蒙古平。○蒙古主遣使謂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秋。耶丞相高琪言於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為之計。主然之。遂遣承暉求和。蒙古主欲得公主。主乃以東海郡侯少女與之。蒙古既和。主九月。大赦國內。以僕散安貞為山東安撫使。

太祖九年

春三月。主還自山東。屯燕。夏。主李遵城。北諸將請乘勝破燕。項光定。主不從。遣使諭金主。金主遣承暉求和。尋以東海郡侯少女來歸。主乃引宋四川制還。○時金主復圍燕。○時金主徙汴。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疑。我之計耳。復圖南侵。會金軍斫荅殺其主帥。遣使來降。主遂遣明安援斫荅。合其兵圍燕京。郡下之。○木華黎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眾二十萬禦於花道。敗。

夏

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

左丞相徒單鑑卒。○主將

還嬰城自守。其裨將完

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

遷都於汴。鑑曰。鑿與一

顏昔烈高德玉等殺銀

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

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

青推寅荅虎為帥。木華

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

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

黎命史天祥等趣兵進

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

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

攻。寅荅虎遂舉城降。木

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

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

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

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

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

蕭也。先曰。北京為遼西

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

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

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

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

也。主不從。鑑尋卒。鑑明

有降者乎。木華黎從之。

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

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

奏寅荅虎權北京留守。

常。積安邊之金。緡飾行人之

名士。皆出其門。

以吾也。兒權兵馬帥府

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

五月。徙都汴。扈衛亂軍叛

事。以鎮之。於是金順成

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

降蒙古。○主以國蹙兵

懿通州相繼降。

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

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

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

都。乃議遷於汴。諫者皆

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以苟

不納。五月。命平章政事

安為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

都元帥完顏承暉等奉

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

太子守忠。畱守中都。遂

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

與六宮啓行。主至良鄉。

夫當事變。方輿之日。而示人

命。扈衛亂軍元給鎧馬。

宋寧宗

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全國歲幣。以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夏人請會師伐金。不報。九月壬戌朔日食。

金宣宗

悉復還官。以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素溫。而推斫荅比涉兒札刺兒三人為帥。北還。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為斫荅所敗。斫荅遣使乞降於蒙古。蒙古合其兵圍中都。王聞之。遣人名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曰。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冬。十二月。濰州李全兵起。○全。濰州北海農家子。弓馬趨捷。能運鐵鎗。人號李鐵鎗。主遷汴。賦歛益橫。河北山東遺民羣

聚為盜。皆衣紅衲。以相識。時目為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等皆附之。張鯨據錦州。自稱臨海王。附於蒙古。○時興中府石天應亦降蒙古。

宋寧宗

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不可以為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為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屈伸。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篇終。反覆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金宣宗

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眾。宮室為亂兵所焚。於是祖

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王諡忠肅。盡忠南奔。至汴。主釋不問。仍以為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八月。命侯摯行尚書省事於河北。冬。十月。蒙古攻潼關不克。遂自嵩山趨汴。主召花帽軍敗走之。

丙子 嘉定九年

春二月甲申朔日食。東西兩川地大震。○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

貞祐四年

夏四月以胥鼎為尚書左丞。行省事於平陽。○鼎知平陽府。聞蒙古兵渡。六月。張致降金。潼關即遣必蘭阿魯帶冬。十一月。木華黎圍錦州。殺徒單百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僕散掃吾出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之自關而東者。主以其忠。拜左丞。遣還平陽。六月。張致降。○主以致行北京路元帥府事。秋七月。郝定稱帝於山東。侯摯討殺之。○時摯移行省於東平。獲紅襖賊訊之。知其渠帥郝定僭號。署官改元。已攻陷滕。

太祖十一年

夏四月。遼王雷哥降。○主以為元帥。令居廣寧府。以爲元帥。令居廣寧府。夏。克金潼關。十一月。木華黎圍錦州。殺張致。○木華黎以致兵精。且依險為阻。欲設奇取之。乃遣吾也兒等別攻。潘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潘石。賊必遣兵往援。我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以伺之。致聞潘石被圍。果以兵救。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遇。而不花兵亦會前。

夏

夏主李遵瑨光定六年。夏。葩俄族總管汪三郎叛降金。

冬十月。蒙古兵次嵩汝間。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峭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

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

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
 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
 木虎高琪曰臺官素不
 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
 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
 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
 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
 復恤主惑之國勢益衰
 十一月晉鼎敗蒙古於平
 陽○鼎慮蒙古兵扼河
 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
 經畧司相與會師為夾
 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
 析津北渡至平陽鼎遣
 兵拒戰蒙古兵敗乃去
 以苗道潤為中都經畧使
 ○道潤初為河北義軍
 隊長屢遷知中山府頃
 之復有是命道潤有勇
 畧敢戰鬪能得衆心前

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
 定張柔為元帥右監軍
 行元帥府事

宋寧宗

金宣宗

蒙古

附

丑丁

嘉定十年

春正月地震。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珪董居誼飭兵禦之。五月趙方遣統制扈再興鈐轄孟宗政等救棗陽。金人敗走。○金人犯襄陽。棗陽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陳。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

濮王不儔與定元年

嗣封十一春正月主謀伐夏不果。○冬十二月以木華黎為太師。經畧山南。○主以木華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年卒。贈少師。追封高平郡王。明年不嫖襲封。○金人犯襄陽。棗陽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陳。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

太祖十二年

冬十二月以木華黎為太師。經畧山南。○主以木華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年卒。贈少師。追封高平郡王。明年不嫖襲封。○金人犯襄陽。棗陽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陳。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

夏

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權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於光山隨州。六月詔伐金。○詔畧曰。朕厲精更化。一意息民。機會可乘。讐恥未復。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從趙方之請也。

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況今圍夏興州。日乎。其令仍舊給之。三月以武仙同知真定府事。○主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真定。叛慮為所梗。乃集粘割貞郭文振及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犄角之勢。圖之。武仙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僭擬物。故有是命。夏四月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侵宋。遂渡淮。攻光州中渡鎮。執權場官盛允。升殺之。慶壽分兵攻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鄰入

登萊等州而去。○主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真定。叛慮為所梗。乃集粘割貞郭文振及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犄角之勢。圖之。武仙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僭擬物。故有是命。夏四月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侵宋。遂渡淮。攻光州中渡鎮。執權場官盛允。升殺之。慶壽分兵攻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鄰入

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四

三七

宋寧宗

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初楊安兒之未敗。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佑家。廝養也。嘗隨佑部網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資緣鐸得見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為譏察。諭意羣豪。以鐸為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全五千人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於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敕珏純之。

金宣宗

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先是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韃靼聞之。亦將斂跡。不宜用兵。以益敵。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示參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有所言皆不用。侯摯遣兵擊劉二祖餘黨。執霍儀斬之。其眾皆敗。○時濟南泰安滕兗等州賊並起。摯遣完顏寔率兵討之。寔自清河出。

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等萬人輻輳。漣水李全等生羨心焉。冬十二月。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莒州取之。

徐州。斬儀前後斬首千餘。招降偽元帥石珪夏全。餘眾皆潰。秋八月。以河南為中京。

戊寅 嘉定十一年

漢王不嫖興定二年

太祖十三年

夏

春正月。以李全為京東路總管。二月。金人圍棗陽。孟宗政擊敗之。宗政權棗陽。初視事。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金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大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初不倚襲春。二月。完顏賽不圍宋棗陽。敗還。陽。敗還。完顏阿鄰焚宋大散關。入阜郊堡。三月。宋利州統制王逸將兵復之。進攻秦州。至赤谷而潰。及河池。復至黃牛堡。為宋將吳政所拒。引還。五月。中都經畧副使賈瑀殺苗道潤。道潤將張柔討之。至紫荆關。遇蒙古。與戰。被執。遂降蒙古。道潤素與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之。道潤顛於道左。從者駭散。有伺伯祥者。獨下馬掖道潤。道潤懣絕不能

夏五月。金將張柔降。詔以柔討項光定。入為河北都元帥。柔討項光定。入我軍所執。令見主帥。明安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為變。質其二親於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為二親屈。遂降。以柔為河北都元帥。秋。八月。木華黎復攻取金河東諸州郡。

金完顏阿鄰入阜郊。王師死者五萬人。逾月。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之。追斬金統

方 長沙男趙

澤 嗣封四年

安王伯

為京湖制

軍完顏贊進攻秦州。至赤谷。口。沔州都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

襄陽府時

乘馬瑀伏發前突。伯祥奮鎗大呼。殺數人。賊乃遁去。伯祥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令疾足聞道。以聞。道潤之眾無所依。部將靖安民代領之。賈瑀不自安。遣使告張柔曰。吾得除道潤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殺吾所事。吾食瑀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相戲耶。遂檄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讐之意。眾皆羅拜。推柔為長。柔方會兵趨中山。而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於狼牙嶺。柔為蒙古兵士所執。遂降蒙古。

河東諸州郡

夏四月。金人陷西和成階州。及河池。興元都統吳政敗之。乃去。金兵合長安鳳翔之眾。復攻阜郊。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甲。階州守臣侯頤。以昌祖遁。皆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勝計。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犯黃牛堡。吳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御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竄遠州。

方遣將孟

宗政扈再

興援之屢

去。金兵合長安鳳翔之眾。復攻阜郊。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甲。階州守臣侯頤。以昌祖遁。皆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勝計。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犯黃牛堡。吳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御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竄遠州。

功遷龍圖

閣待制封

長沙縣男

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勝計。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犯黃牛堡。吳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御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竄遠州。

賜食邑至

十四年再

見

亦遁。又犯黃牛堡。吳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御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竄遠州。

見

見

見

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御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竄遠州。

見

見

見

金。石州人國安用。來降。詔以安用同知孟州事。

見

見

見

河東諸州郡元帥烏古論德升等死之。○木華黎圍太原環之數匝元帥烏古論德升力拒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參政李革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革歎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遂自殺節度使完顏訛出虎守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刺都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冬十二月遣使如宋議和不成遂使太子守緒會兵南侵○主欲乘勝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迺還由是和好遂

絕主以僕散安貞為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南侵

宋寧宗

金宣宗

蒙古

附

卯巳 嘉定十二年

春正月。金人復寇西和成鳳州。入黃牛堡。吳政拒戰死之。政既死。金人乘勝攻武休關。都統李貴遁。權興元府事。趙希旨棄城走。金人遂入興元府。沔州都統張威使石宜邀擊之於大安軍。大破之。殲其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士魯安。金人乃遁去。金人復大舉圍襄陽。趙方便知隨州許國等率師攻唐鄧以救之。完顏訛可圍襄陽。塹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襄陽之圍自解。乃命國及扈再興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又命其子范監軍。蔡為後殿。

漢王不嫫與定三年

嗣封二年。夏四月。築汴京裏城。○初夏。木虎高琪請修南京裏城。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主慮擾於民。募人能致斃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刺左廂議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師追封冀

會稽王楊次山

封永陽王。十年。以少傅致仕。加太保。授安德昭慶軍節度使。改封會稽郡王。卒。贈太師。追封冀

太祖十四年

五月。主使張柔帥兵南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柔必欲誅金賈瑀。而瑀據孔山臺。柔攻之不下。臺無井泉。汲山下。柔先斷其汲道。瑀窮乃降。柔縛瑀剖心以祭。苗道潤遂引兵次於滿城。金武來攻。柔全軍適出。帳下才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眾皆披靡。復使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攻秦鞏。宋

夏

以曾從龍同知樞密院事。任希夷簽書院事。○希夷嘗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為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諡。而周惇頤程頤程頤張載四人。為百代絕學之倡。尚未贈諡。乃上言乞定議賜諡。朝廷從之。

金人陷洋州。竄董居誼於永州。以聶子述為四川制置使。夏人請會師伐金。詔許之。三月。以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

金人寇淮西。知楚州賈涉。使李全救却之。詔加全廣州觀察使。○金人圍安豐軍。及滁濠光州。江淮制置使李珪。命池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黃州。

王子二谷

石○次山蒙古張柔來侵。賈瑀被殺。儀狀魁偉。少好學。能文。遠避權勢。不預國事。時論賢之。

功於會朝門。

武仙與戰於滿城。敗績。河北郡縣多降蒙古。為孟宗政扈再興所敗。十二月。右丞相木虎高琪有罪。伏誅。○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已韻。頗者對主。陽稱其才。陰置之死地。又以已為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主南侵。置河北於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賽不殺

十里柔乘勝攻完州。下

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於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戰於新樂。飛矢中柔頰。落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鎗大敗。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柔。柔又敗之。遂南掠金鼓城。深澤。寧晉諸縣。由是十餘城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於河朔。九月。主伐西域諸國。十二月。攻高麗。降之。○主襲叛人於契丹。經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宣降。且為鄉導。共攻其國。國王噉降。

子寧遣使至宋。復申前說。且責以失期。時宋安丙再開宣闡。命利州副都統制程信任其責。

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四

三

宋寧宗

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
磧自盱眙犯滁州之全椒來
安及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
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
悉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楊
林渡建康大震時涉以淮東
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
慮忠義人兵為金所用乃遣
陳孝忠向滁州石埭夏全時
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
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
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
紇石烈牙吾答駙馬阿海連
戰於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
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
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於曹
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
淮東涉請於朝授全廣州觀
察使

興元卒張福等作亂夏四月陷

金宣宗

其妻因歸罪於賽不而
殺之以滅口事覺主久
知其姦遂下高琪於獄
殺之初主將遷汴欲置
亂軍於平州高琪難之
及發中都主戒彖多厚
撫亂軍而彖多輒殺數
人且勸主取其元給器
用故有斫荅之難而中
都以亡主嘗歎曰壞天
下者高琪彖多二人也

高麗

國王王暉
以蒙古兵
來攻降於
蒙古自是
交通使命
往來不絕

利州聶子述走保劍門福遂
掠閬果○興元軍士張福莫
簡作亂以紅巾為號入利州
聶子述退保劍門檄醴泉觀
使安丙子知果州癸仲兼節
制軍馬任討賊之事癸仲召
沔州都統制張威等帥兵來
會福等殺總領財賦楊九鼎
遂掠閬果州

會從龍罷

五月復以安丙為四川宣撫使
○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張
方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
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
李璧李壘亦以國事勉丙丙
乃至果州會詔丙為宣撫知
興元府利州路安撫使民心
始安

六月安丙討張福誅之○福眾
薄遂寧權府事程遇孫棄城

宋寧宗

走福入遂寧。焚其城。遂入普州。守臣張巳之棄城走。福屯於普州之茗山。安丙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以困之。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於丙。丙命縛其黨王才以祭楊九鼎。而誅福。既而張威捕莫簡及賊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紅巾賊悉平。丙班師還治於利州。

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於棗陽。大敗之。追至鄧州而還。○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傅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潑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拳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培城。運茆葦直抵圍樓下。欲焚

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剏戰棚。防城損穿。穿才透。卽施毒烟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剏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傅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目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燭。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於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於漢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

宋寧宗

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貨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橙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紉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

秋七月。李全復齊州。

九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河北軍馬。○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於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

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燬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知盱眙軍賈涉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卽遣傅翼論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尚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什三四。至是分江淮爲三司。乃命涉管淮東。

宋寧宗

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詔以林為京東安撫使。○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為治中。兇險不逞。知府田琢在山東徵求過當。甚失衆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隸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

冬十二月趙方便扈再興許國

孟宗政帥師分道伐金。○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三道而進。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時大雨雪。淮冰合。全請於賈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鎗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冰。傅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庚辰

嘉定十三年

春正月。扈再興許國攻唐鄧州。皆不克而還。孟宗政敗金人於湖陽。夏四月。蒙古陷孟州。六月。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副都統季先。其下推石珪為帥。以拒涉。○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季先威望。出已上。陰結賈涉所任吏莫凱。使譖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眾於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潛迎石珪於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還。涉恥之。謀分珪軍為六。請於朝。出

漢王不凌與定四年

初。不嫖嗣春。三月。胥鼎致仕。漢王嘉定。夏四月。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計。翰林承旨徒單高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有守耳。然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於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宜微使移刺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眾者。假以方面重權。能

太祖十五年

秋。八月。金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木華黎以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木華黎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九月。遣使如金。○主遣塔忽報金。謂金烏古論仲端。日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汝主不從。今河朔既為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為河南王。勿復違也。十一月。木華黎入濟南。嚴實以魏博等郡降。○木華黎既戢士卒。州郡悅附。遂以輕騎入濟南。實挈其三府六州請軍。宋安丙決

夏

修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以分統先眾。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為漣水忠義軍統轄。秋。八月。金嚴實據青崖峒。以魏博等郡來歸。李全遂會張林襲東平。敗績。乃還。○金長清縣令嚴實為主將。所疑挈家壁於青崖峒。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求內附。拱奉實款至楚州。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因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

復一進。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眾守土。雖三公何惜。主曰。他日事定。公府毋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主從之。乃封滄州經畧使王福為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蓆縣隸之。河間招撫使移刺眾家奴為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開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之。真定經畧使武仙為恒

門降。木華黎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降宋。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峒。木華黎圍金東平。○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木華黎於濟南。木華黎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兩岸。木華黎令騎下馬短兵接。金兵大敗。溺死者眾。木華黎遂進拔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曆。○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祐三年。為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陷。遂降。貢方物於主。主嘗訪遼宗室。召蒙古

高麗

宋寧宗

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蒙古綱帥師固守。全與林夾汝水而砮。詰旦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遇金龍虎上將軍幹不谷。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槍突鬪。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精銳喪大半。全恐所攜鎮江軍五百人懷憤。乃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眾道滄州。假鹽利慰贍之。尋還楚州。張林攻金滄州。王福以城降。太子詢卒。謚曰景獻。安丙遣兵會夏人伐金。丙遣夏人書定議。同舉約以夏兵。

金宣宗

山公以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藥城南宮縣隸之。中都東路經畧使張甫為高陽公。以雄霸莫州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抵武清安次縣隸之。中都西路經畧使靖安民為易水公。以涿易安肅深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礮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權谷東安寨隸之。遼州刺史行冬元帥府事郭文振為晉木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為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伯開為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之。山

蒙古

楚材謂之曰。逢金世讐。吾為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讐君父耶。主重其言。命處左右。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於太玄。時從征西域。以金大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脾以符之。然後行。十二月。宋將石珪來降。路行省事。○金兵固守東平不下。木華黎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乃留唆魯忽禿以兵屯

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興秦鞏鳳翔。委丁焞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復海州。以徐晞稷知州事。

九月。會夏人圍金鞏州。不克而還。○夏遣其樞密使甯子寧率眾二十萬圍金鞏州。且來趣兵王仕信帥師發宕昌。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寔帥師發下城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都統陳立出大散關。統制田冒出子午谷。金州都統陳昱出上津。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於是諸將遲疑不進。質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於定遠城。王仕信克鹽川鎮。程信引兵會夏人於鞏州。攻

東安撫副使燕寧為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九府。財富兵強。唯武仙耳。

守之以實權。行省謂千戶撒兒塔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秋。七月。使人如蒙古求和。○主使烏古論仲端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為兄。蒙古主不允。八月。夏取會州。遣使如夏議和。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於蒙古。冬。十月。以時青為濟州宣撫使。封滕陽公。○青與

宋寧宗

城不克遂趨秦州夏人自定遠若退師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不從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信以宣撫司命斬仕信於西和州罷威官冬十二月石珪叛降蒙古賈涉命李全并將其軍○珪以入漣水非賈涉本意心懷不安而李全復請討珪於涉涉遂以全所統眾列於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艦於淮岸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眾心遂散珪伎窮乃殺裴淵而挾孫武正宋德珍降於蒙古珪既去漣水之眾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涉不能卻遂以付之
時青自金來附以為京東鈐轄

金宣宗

叔父全俱為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降隸軍中為濟州義軍萬戶後附李全歸宋宋處之龜山有眾數萬至是元帥紇石烈牙吾答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罪主乃封青為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而未授以邳
十一月遣兵襲蒙古木華黎於濟南大敗木華黎進圍東平
十二月易水公靖安民為其下所殺○安民出兵至礬山取礬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

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眾議欲降安民不從遂遇害

宋寧宗

嘉定十四年

春正月。時青入泗州西城。二月。帝姪宗室春。以爲沂靖夏。五月。以蒙古綱行省於冬。夏。五月。取金東平。使嚴實。夏主李遵。金人來救。青敗乃還。希瞿子初。古戰敗死。石珪守之。一。年。金會兵於蔡州。入寇。三月。陷黃。蕪州。引還。扈再興。李全。追擊。王後。賜名。敗之。○初。金人寇。斬。知州。李。均。尋。改。賜。誠。之。百。計。禦。之。會。黃。州。失。守。名。貴。和。至。金人併兵攻蕪城始陷。誠之。是立爲皇。并其妻子官屬皆死之。金兵。子。又。賜。名。退。再。興。邀。擊。於。天。長。敗。之。及。竝。授。寧。武。軍。節。度。使。渡。淮。北。去。全。又。大。敗。之。封。祁。國。公。夏。五。月。甲。申。朔。日。食。明。年。再。見。○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於。是。立。貴。和。爲。皇。子。以。貴。誠。之。爲。兼。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爲。蕪。州。守。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璵。之。子。金。人。犯。淮。

祁公竑

興定五年

金宣宗

蒙古

太祖十六年

夏

夏。五月。取金東平。使嚴實。夏主李遵。石珪守之。一。年。以兵附之。遂取金葭州。冬。蒙古木。及綏德州。十一月。圍延。華黎西侵。安府。○木華黎由東勝。遵項懼。遣。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塔海監府。聞之。懼。遣兵屬焉。十月。等宴木華。木華黎引兵東行。入葭。黎於河南。州。金將王公佐道。木華。且遣塔哥。黎以石天應。權行臺守。甘普將兵。葭而自將兵攻綏德。破。五萬附焉。馬克戎兩寨。夏主遣迷。未幾木華。僕帥衆會之。迷僕問木。黎攻金綏。華黎相見之儀。木華黎。德州。遵項。曰。汝主見我主。卽其禮。遣迷僕帥。也。迷僕曰。未受主命。不。衆會之。敢卽拜。因引衆去。至是。

也。母全氏。家於紹興山陰縣南。時誠之

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史彌遠已逾滿。代

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者不至。欲

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先遣其妻

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孥歸。聞難

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作而止。謂

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其僚曰。吾

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當與同僚

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戮力拒守

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不濟。則以

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死繼之。乃

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爲。選丁壯分

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布城守。募

立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死士迎擊

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屢破金人

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料敵應變

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若熟知兵

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者。金人卒

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不得志。會

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黃州失守

木華黎進攻延安。迷僕

始贊馬而拜。金元帥合

達與納合買住來。禦合

達以兵三萬陳於城東。

木華黎將蒙古不花先

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半

夜伏發。木華黎乃命軍

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

兩谷間。明日不花望見

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

追之。木華黎出伏。乘其

後。鼓聲震天。金兵大亂

木華黎追殺七千餘人

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

不出。木華黎以城池堅

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

之。而自將兵南攻鄜坊

等州。

十一月。宋張林降。木華黎

以林行山東東路都元

相。大奇之。恐事洩不便。遽使金人併兵復歸。保長大慙。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名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秋八月。任希夷罷。以宣繪同知樞密院事。俞應符簽書院事。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

九月。立宗室貴誠為沂王後。○貴誠凝重寡言。潔修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容。彌遠益異之。至是立為沂靖惠王後。

冬十月。夏人復乞會師伐金。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以崔與

金人併兵十餘萬攻城。援兵不。至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殺傷相當。子士允力戰死。誠之自到。妻許及婦若死。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蘄。賜名褒志。

之為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

義烈侯秦

○丙在四川以攻為守。威功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

鉅

盡護四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

判蘄州。金人犯境。與

復立。

郡守李誠

十一月。張林叛降蒙古。李福自

膠西逃歸。○李全既併將漣

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膠西

禦城破。鉅

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

與誠之各

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

以兵巷戰。

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

死傷畧盡。

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

鉅歸畧。疾

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

呼吏人。令

海達於膠西。福又具車輦之

火諸倉庫。

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

乃赴一室。

車夫皆督辦於張林。林不能

自焚。有老

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

卒冒火挽

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

出鉅。鉅叱

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

日。我為國

宋寧宗

背恩耶。待與都統提兵取君死。汝輩可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焚死。二子降於蒙古。福狼狼走還楚州。浚澤偕死。林猶遺賈涉書言非已叛寔特贈鉅五由李福也。官秘閣修撰。封義烈侯。理宗時。又追封義烈顯節侯。十二月。鄭昭先罷。閏月。遣使如蒙古。○通好也。蒙古尋遣使來報。

長沙男趙

方

封四年卒

累贈太師

諡忠肅子

董凝范葵

○方少從

張栻學初

知青陽縣

告其守史

彌遠曰催

科不擾是

催科中撫

字刑罰無

差是刑罰

中教化人

以為名言

方守襄漢

十年以戰

為守合官

民兵為一

體通總制

司為一家

許國之忠

應變之畧

隱然有折

衝樽俎之

風故金人
擾邊淮蜀
大困而京
西一境獨
全能用名
人如陳賅
游九功輩
皆拔為大
吏扈再興
孟宗政皆
自主蒙推
誠擢任致
其死力卒
為名將故
能藩屏一
方使朝廷
無北顧之
憂方病革
口未死一
日當立一

日紀綱及
卒人皆思
之

壬午 嘉定十五年

春正月朔受恭膺天命寶於大慶殿大赦○初鎮江都統翟朝宗得璽於金師獻於朝既而趙拱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慶賀禮大赦賈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彌遠不憚

二月李全復泗州金人復入寇夏五月淮兵襲敗之

進封子竑為濟國公以貴誠為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彌遠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

濟公竑

封神國公夏二年加檢校少保改封濟國公至十七年再見

開國公楊石

初以保寧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奉朝請封信安郡侯至是以檢校少保進

元光元年

四月主以宋絕歲幣國冬十月木華黎取金河中夏主李遵用困乃命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簽書樞密院事時全副之由穎壽進渡淮敗宋軍於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全之姪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訛可引眾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畱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眾惑之畱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遠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

太祖十七年

冬十月木華黎取金河中夏主李遵以石天應權河東關陝行臺○木華黎所過州縣皆下時金於牛心寨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已從之皆死木華黎入寨畱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召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陽等帥並受節制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兀胡乃太不花屯

夏

夏主李遵項光定十年

春陷金大通城尋復為金所取○秋攻金寧安寨又攻神林堡入質孤堡俱為金將所敗

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於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官教諫竑曰皇太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

封開國公至理宗寶慶元年再見

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宋軍襲之全兵大十一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兵財由是大竭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十一月木華黎取金同州十二月主入西域屠茂里城滅回回國大掠忻都而還○先是主遣子木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分攻斡脫羅兒玉龍傑赤等城而自將攻迭里密及班勒訖城皆克之遂圍塔里寒寨拔之進薄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逃匿海嶼不旬日瘦死主遂進次於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

宋寧宗

皆族矣。清之曰：不敏，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曰：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謁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藥，竝之失言於帝。覬帝廢竝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知濟南府種贇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

六月，愈應符卒。

秋八月，長星見西方。

九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青崖峴降。

蒙古

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遂大掠忻都而還。

以宣繪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

密院事薛極簽書院事

冬十二月以李全為保寧節度

使京東河北鎮撫副使○初

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

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歎曰

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

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耶

未癸 嘉定十六年

夏六月程卓卒。淮東制置使賈涉卒。○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於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聞一雷。全所庶功。過有考。請給無弊。壽邁從之。全乃合

秀王師禹元光二年
嗣封九年春正月元帥都監侯小叔春取河中殺蒙古石天應○蒙古木華黎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眾初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帶守河中阿魯帶懼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魯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帶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

邳王坻

皇子卒追封邳王諡冲美

太祖十八年

春三月太師木華黎卒於解州○木華黎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爾朮博兒忽赤老溫俱以忠勇事主號為撥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主軍嘗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臥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朮張擅蔽之自暮達曉竟不移足博爾朮從征伐立功甚多極見親遇位終右萬戶博兒

夏

夏主李遵顛光定十年李德旺為李德旺諫曰彼兵勢尚強不若與之約和遵顛笑曰是非爾所知也彼失能復何強

帳前忠義與已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

秋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二月以許國為淮東制置使○初淮西都統許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嚮也遂易國文階為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闢及聞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秋

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陷○八月納合六哥殺蒙古牙吾峇計殺之○蒙古綱御下嚴邳州從宜經畧使納合六哥率眾殺之據州反與蒙古將李二措致書宋海州言欲內附李全麾下周昂得之以報全全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會濱隸有亂乃引兵

夏

忽身更百戰竟死於陳之存德旺位終第一千戶赤老溫功業與三人者等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怯薛出官則為輔相焉五月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主避暑於八魯灣川分兵攻諸部落之近者悉下之至可溫寨與諸將會以西域漸定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達魯花赤猶華言掌印官也○十二月速不臺擊欽察滅之○大掠西番邊部而還

趨青州行院總帥牙吾
 荅討殺六哥復其城
 冬十二月主殂子守緒立
 ○主疾革時已暮夜近
 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
 人鄭氏以年老侍側主
 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
 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
 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
 安寢閣麗貴妃陰狡機
 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
 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
 恐其為變即給之曰上
 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
 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
 大臣傳遺詔立太子守
 緒始啓戶出妃發喪太
 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
 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
 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

刺蒲阿集軍三萬餘於
 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
 護衛四人監守純於近
 侍局乃即位於柩前

甲申 嘉定十七年

秀王師岩正大元年

太祖十九年

夏

春三月。召崔與之為禮部尚書。以鄭損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祠焉。

秀王伯圭第七子。兄師禹初襲。秀王爵。嘉春正月。改元正大。定十六年三月。主遣尚書令史李唐卒。至是師岩嗣封。尋復遣樞密判官移刺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

秋。閏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尊皇后為皇太后。同聽政。封皇子竑為濟王。出居湖州。○八月。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然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久。故使布腹心。今不荅一語。則清之將何以荅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帝疾篤。彌遠

冬。十月。遣禮部尚書與敦良弼如夏報聘。

濟王竑

改封濟國公。三年。楊皇后矯詔以竑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理宗即位。尋加

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宜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跣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為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

夏。主李德旺。乾定二年。冬。及金人平初。與金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至金貞祐初。以小故。生釁。構難十年。至是。德旺遣吏部尚書李仲諤修好於金。稱弟而不稱臣。各用本國年號。金

竑少保。進封濟王。至理宗寶慶元年。再見。

漢王不凌。嗣封五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惠國公。

榮王希瓚。理宗本生父也。理宗即位。追封。

希瓚為榮王。生母全氏。為國夫。

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宜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跣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為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

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宜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跣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為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

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宜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跣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為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

遣使來報

高麗

蒙古遣使著古款等來盜殺之於途。自是連七歲絕信使。

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極前舉哀。畢引出。惟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竑以為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捧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人以弟與芮奉祀。與芮至理宗淳祐元年再見。

永寧侯銓

濟王竑子。

授右千牛衛大將軍。

卒贈復州防禦使。追封永寧侯。

祥符男善

湘

濮安懿王

五世孫武

九月。詔傅伯成為顯謨閣學士。辭不至。楊簡為寶謨閣學士。辭不至。

翼郎不陋子。以恩補保義郎。累遷至右文殿修撰。知鎮江府。封祥符縣男。賜食邑。至理宗寶慶二年再見。

○史彌遠欲收眾望。勸帝褒表老儒。遂詔傅伯成。楊簡及柴中行。俱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

以真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初以德秀及禮部侍郎程秘。吏部侍郎朱著。並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誼。軍器監王暨。竑兼侍講。尋又以德秀直學士院。名魏了翁為起居郎。德秀之為起居舍人兼宮講也。言事不避權貴。且惓惓於復讐。知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劉燭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為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名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了。

宋寧宗

翁當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枬劾了翁狂妄。了翁亦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

及爲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賜爵定諡。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

追封希墟爲榮王。以其子與芮奉祀。

冬十一月。以葛洪同簽書樞密院事。

